

牧庵集

四

新刊  
子集  
船齋

PDG

牧庵集卷十四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平章政事蒙古公神道碑

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三年當大德癸卯光祿大夫上柱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公之三子山東宣慰使罕都與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拜都及行河南省參知政事額森特穆爾謹其系狀其事以請曰先公三宿墳葬矣其忠以事國孝以繩家光大而雄偉者不及今焉鏡



之金石將日遠日忘奚以示遺胄于無窮敢屬筆子燧  
以與憲副聘事此道義不可辭乃序之曰公蒙古氏諱  
博囉罕輝和爾公之曾孫嘉木和爾公之孫扎魯和托  
公之子始輝和爾與兄威伊特俱事太祖時太疇盛彊  
威伊特謀往歸之輝和爾皆止曰帝何負汝而爲是竟  
去追之不復雪泣而歸請獨宣力帝貳之曰汝兄與衆  
皆往獨留何爲無以自明乃折矢誓曰所不終事帝者  
有如此矢帝感其誠易名希禪約爲按答蓋明炳幾先  
與友同死生之稱帝後與王罕陳于哈喇真彼衆我寡

救烏嚙一軍先發其將瑪楚岱玩鞭馬鬣不應希禪請  
曰戰猶鑿也匪斧不入我先爲鑿諸軍斧繼顧帝訣曰  
臣萬一不還三黃頭兒將軫聖慮者辰入疾戰大敗其  
軍晡猶逐北敕使止之乃旋師免胄爲殿腦中流矢帝  
傷之曰朕戒卿蚤休兵竟創而歸親爲傅藥寢與同帳  
踰月而卒帝曰曩濟勒錦爲敵將實禦希禪其以濟勒  
錦民百戶屬希禪子世世歲賜勿絕其族散亡者收完  
之卽封北方萬家太宗以其子蒙克爲郡王又俾貴臣  
呼特呼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割秦安州民萬家

封郡王歸奏帝問蒙古之民何如是少對曰臣今差次  
惟視太祖之舊舊多亦多舊少亦少帝曰不然舊民少  
而戰績則多其增爲二萬戶與十功臣同爲諸侯者民  
異其編烏嚙爭之蒙古舊兵不及臣半今封顧多于臣  
帝曰汝忘而先玩鞭馬鬣事耶後諸侯王與十功臣旣  
有土地人民凡事干其城者各遣斷事官自司聽直于  
朝公年十六爲斷事官世祖正宸極以從攻叛王額特  
布格功賜其軍驟馬四百匹金銀幣帛稱是尋詔入宿  
衛曉近臣曰是勲閭諸孫從其出入禁闈無輒誰何李

壇反詔將蒙古一軍圍濟南鈔益都萊州賊平決獄燕  
南人稱明允賜衣一襲雲南王呼格齊爲其省臣巴哈  
丹輩毒殺事聞敕中書擇可治其獄者凡四奏人皆不  
當旨丞相希札舉公且言敗事臣請從坐帝曰之人則  
可公辭臣不愛死第年少目不知書帝曰朕方恃卿求  
皇子死尚書拜特穆爾知書惟可使之簿責其事是否  
一委自卿明日慎無歸咎輔行也且聞卿不善飲彼地  
多瘴宜少飲敵之未至四五驛所巴哈丹遣人負金六  
籠來迓公曰雲南去朝廷遼邈省臣握兵不安其心將

懼而變乃好爲語遣之旣至盡以金歸省而竟其獄得  
置毒情殺之而還奏可顧希札曰卿舉得人賜兼金爲  
兩五十武備寺奏令入筋角惟蒙古以時夥于常歲帝  
曰其報賜之自今凡蒙古事無大細如扎拉爾事統安  
圖者悉統于博囉罕八年授昭勇大將軍右衛親軍都  
指揮使虎符大都則專右衛上都則三衛兼總十一年  
授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大師南伐分軍爲兩制曰  
其右受巴延阿珠節度左悉委卿指一犯法臣曰如博  
和哩默色朕不責也俄授兼淮東都元帥軍于下邳公

策諸將曰清河居宋北鄙城小而固與泗州昭信淮安  
實相犄角當水陸衝未易卒拔可頓大兵爲疑海州東  
海石秋違此數百里其守必懈吾將輕兵倍程而東其  
守臣可襲虜也師至海州丁安撫果下石秋東海隨下  
清河史安撫聞之亦下不一月而下四城宋主旣降而  
淮東諸州猶城守故太傅巴延入覲還密詔公進兵拔  
淮安南堡戰白馬頭又戰寶應棄高郵不攻由西小河  
達漕河據灣頭堡斷通泰援竟拔揚州斬其制帥李庭  
芝淮東諸州悉下賜西域藥及蒲萄酒介冑弓矢鞍勒

會分江南之州隸諸侯王及十功臣又益封公桂陽州十四年遣平叛王珠爾噶岱于應昌賜玉鞶帶幣帛與博囉罕同署樞密院事未久授北京右丞既至召還會南土多反者詔募民能從大軍進討者俾自爲軍其百夫千夫惟聽其萬夫長節度不役他軍制命符節一與正同已行矣公疾不能自陳令董司徒文忠入言今有日所出入勝兵何啻百萬何假此曹無賴僥倖之徒以壯軍威臣恐一踐南土肆爲貪虐斬伐平民妾其婦女橐其貨財民畏且仇反將滋衆非便召興疾入帝視其

色瘁然賜坐與語重承董奏可之適常德入朔唐古特  
一軍殘暴其境如公所策敕斬以徇諸是軍皆罷之十  
六年哈喇蘇博囉蘇烏拉罕蘇呼肯皆彊宗也勢不相  
一求遣大臣來莅詔令公往凡居是三年十八年以右  
丞行省甘肅時大軍駐西北仰哺省者十數萬人自陝  
西隴右河湟皆不可舟惟車輦而畜負之塗費之夥十  
石不能致一米石至百緡公經畫得方供億不乏賊不  
敢窺邊者二年二十有一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御史大  
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事黃華反徵內地戍兵進討未



能平賊多奴良民以歸公令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隨  
在糾覈皆土還之以疾歸會諸侯王乃顏反帝欲自將  
征之公曰始太祖分封東諸侯王及侯其地與戶臣始  
知之以二十率之彼得其九蒙古烏嚕札喇爾鴻吉喇  
特伊奇喇斯五諸侯得其十一彼力滋多吾亦滋多吾  
有衰耗彼亦衰耗然要其歸五侯之力終多彼二惟責  
徵兵五侯自足嘗之何煩乘輿臣昔疾今愈請事東征  
制可賜介冑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諸侯兵以行與乃  
顏接戰屢摧其鋒再與其黨一王塔布岱戰淫雨不止

軍以乏食求却公曰兩陣之間勿作事先已而彼軍先  
動公悉衆乘之逐北二日身中三矢擒塔布岱斬和擒  
輩後與伊羅勒太師合力始誅之賜銀爲兩四百五十  
幣帛九不再月其黨一王哈丹復叛公再請往詔與諸  
侯王鼎瑪岱討之公狃于屢勝一日不虞賊游兵卒至  
止從三騎返走有壑絕前廣二丈深加廣半追兵且及  
獨公策馬能越三人後者皆見殺人以爲天相忠義後  
逐北極于東海之孺哈丹自引去獲其二妃斬其子拉  
塔于陣凡戰四年所俘金銀悉散將士以故人致死力

賊平敕一妃賜飛瑪岱一妃賜公陳金銀器延春閣召  
東征諸侯王及公至將分賜之間公汝家是器幾何肇  
帶有無公曰以陛下威德奉身之物亦畢備矣帝曰朕  
出此物本酬卿曹之勞在人則伐其能以幸多取朕問  
猶曰既有可謂謙挹不眩于貨者豈令其徒手歸姑賜  
是器五百兩二十八年改河南宣慰司爲行中書省求  
可首是省平章者凡三奏皆不允末乃及公則可授榮  
祿大夫平章政事淮鹽爲引歲六十五萬前政多逋至  
公如額而集賜異幣一開封監縣特穆爾告廉訪使胡

某不戢其民昏集曙散縣簿陳勸置巡屋器械于村又周劉光店爲墻四其門扇鐫司夜出入詔公按之皆誣杖而徒戍南邊後詔天下括馬不當及公等之家公曰吾家有馬羣連郊坰不思佐國無以爲方三千里官民之倡其入驂馬十有八匹河水遷流無常民訟退灘連歲不絕或以其地投獻諸侯王求爲佃民自蔽公奏止之仍著爲令河後泛濫堤埽橫潰歸德睢州汴梁水及城下澇爲巨浸公親行視督有司捍完之皇上元貞二年遷公平章陝西未行而收復爲河南入覲奏蒙古一

軍戍北歲久衣率故弊請以臣泰安州五戶歲入絲一斤積四千斤盡輸內帑易爲匹帛分資諸軍上以爲善敕遞車送達軍中賜銀爲兩百五十幣帛三陞辭之日上諭之曰卿今白鬚世祖德言實足聽聞事更加慎中書平章喇真宣政院使大食蠻合奏始者伐宋世祖分軍爲兩右則屬之巴延阿珠左屬之博囉罕今巴延阿珠皆有田民而博囉罕獨無可後上曰何久不言豈彼恥自白耶其于淮東所嘗戰地高郵已籍之民賜五百戶以上中下率之上而中下各二及圈背銀倚比再

至汴踰年凡流外官久滯不銓旅食道宮者旬月皆出  
之大德之元叛王雍和爾烏蘭巴哈來歸公遣使駟聞  
始是諸王叛由其父是輩小弱若無與知今焉來歸宜  
棄前惡以勸未至上曰是奏深契朕衷改平章湖廣賜  
金鞍勒至汝寧合福建省于江浙授公光祿大夫上柱  
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白玉帶夏旱隨禱  
而兩杭之豪民十家入賂于官大爲釀務高其估而專  
其利酒日醕惡公變其法張省四憑其富畜凌轢府縣  
肆爲姦利自刻木牌與交鈔雜行民間實侵貨幣與國

爭利又盜隄海之石墻其私居公欲斬之而中書刑曹當以杖然亦由是大姓始重足立矣以大德庚子五月二十有二日薨于臨安寓舍年六十有五以其年七月八日葬于檀州西北太行山不封最其平生典兵則右衛都指揮使都元帥樞密院風紀則御史大夫宰相則三爲右丞四爲平章與夫四十七年馬足所及西南雲南西北金山東北海隅東高句驪東南吳閩再討叛臣四征叛王其間事平而疾聞變請行惟以有國艱虞爲憂視轉鬪乎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堂奧之朝夕焉雖

風雪皸瘵其膚鋒矢交集其躬飲食飢渴不時其口體  
皆不避恤必致寇首戲下歸報終事而止真稟稟有曾  
考風上尤眷重之若世祖身御橐鞬弓矢皆百世傳寶  
不以賜臣下者惟以賜公海東青雜鶻先朝多或十賜  
惟至白鶻菊爪玉如聖語曉曰是禽惟朕及鷹師所鞫  
以卿世臣諸孫宣力之多日桑榆矣無以娛心河南治  
地平行而遠且多陂澤鵝鶴所集時出縱之使民得見  
昭代春秋蒐田之盛不敢萌啟邪心皆殊錫也夫人某  
氏男四人宣慰憲副參政季博羅公于庭臣居家最名



有法夜分不寐諸子列侍其側聽談祖宗故實毋敢或  
歸私室宴奉樽俎迭歌舞以娛賓亦無有酒失者女六  
人長適國戚巴拜次適色徹肯平章子僉書樞密院事  
完者次適國王弟布喀齊次適伊克徹爾太師弟克喀  
出次適山東宣慰使必匝雅幼在室銘曰

皇矣太祖肇造方夏右之左之惟十臣者公之曾考展  
一其中矢矢瀝告帝視友同敵陳來加挺戈而出大崩  
其軍免胄而入五兵之長無矢不仁懋功是創由賊叩  
輪帝側其心百俘償死顧成嘉止既王其子迨分茅土

帝自等差國以泰安二萬其家公祖王季勤勤克類再  
傳而公世祖之事勲闕遺苗帝植以培而獨于公嘗譽  
其材聽于禁闈無止入出翼翼其心彌謹自律隨遇而  
安利患靡干承命卽往奚遠奚難東北海隅西南六詔  
甌閩炎陬金山遐徼聞有難虞必請赴趨大獄叛藩無  
一漏誅人臣憲憲曰省臺院平章大夫宥密鈞踐先聖  
今聖賚予優優良駟天閑豪集御鞵橐鞬介冑鞍帶衣  
裘黃白之金委家如邱皇矣太祖于疆于理惟公會考  
實成其始遺厥大艱昇之神孫神孫世祖關乾翁坤考

其皇輿南北猶判孰是浙右羸鬼歆裸大興師征截業  
百城罔不箠壺竭蹶義聲傳其國都孱主銜壁叢爾淮  
東諸州猶壁詔公進攻盪殲渠兇九域攸同公焉成終  
將天之意悠悠或在成始之孫宜際斯會益封桂陽江  
嶺外內于乃先烈克光以大嘗聞古先誓侯功臣泰山  
如礪國以永存嗟公王孫國泰山下權輿礪如其自今  
也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公伊札吉臺氏諱徹爾曾祖台齊初將突騎百夫宿衛

從太宗戡定中夏又勦平宋彭義斌倣擾山東太宗分  
土功臣由徐邳再剗於兵戶不足萬故國以兩州祖納  
呼憲宗伐宋師由蜀入從攻合之釣魚山戰疾力考奇  
嚙俱監其國以世祖建極中統之元庚申夏五月十有  
二日生公六歲而孤母夫人富察君介介自持動以禮  
節親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質粹美不勤外傳  
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益日多才略兼人恒  
以匡君經國自期至元十有八年軀幹盈常襲其祖衣  
長不能勝則知其先益魁傑也其年入見帝賜之問而

奇其對進侍帷幄湛露龍光汪濊涵濡絕其等夷時詢  
民情細微告無隱一諸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入  
其地矣軍中夜驚公出撫遏人識言音喧沸一寂跳梁  
旣平爲秦兵餘之民艱窶剝膚不賑恤之將不生活賴  
賜穀帛牛馬脫寒飢者無慮數十萬人歸擢利用監古  
武庫也匪爾在帝心人者不以付之二十有三年詔求  
逸遺于江之南且省其俗時相方急治賦鬻民學田官  
有其直令旣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爲完廟養賢之須  
歸以事聞制甚嘉可明年僧格分中書庶務立尙書省

初爲平章後爲丞相凡昔盜殺臣爲領部爲制國用使  
爲尚書省所逋錢粟併歸中書舉誣爲中書失微殺其  
二相大爲計局鉤考毫釐諸省承風鄂省已劇浙省尤  
酷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鄰追繫  
收坐岸獄充物榜掠百至或關夫三木責妻市酒以償  
民不堪命自經裁與瘦死者已數百人虐焰熏天諸王  
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數其姦賊帝初未  
然益犯威顏言色俱厲帝以爲醜詆大臣失幾諫禮怒  
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爲止曰臣非有仇于彼而然直不

忍其罔上自私敢因雷霆一擊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  
受言之名臣實憤恥帝意始解命將衛介百人控鶴倍  
之入籍其家得金寶衍溢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  
帑罪旣彰白始鈐其人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  
惡浙省諸臣平章左右丞參政烏瑪喇默呀實都王濟  
等家併僧格之姻鄂省約蘇穆爾皆醢以謝天下以成  
其獄凡四過徐不入其家爲帝所忠怒御史臺臣不善  
瘴惡坐觀政紕其自當汝罪皆曰奪職追祿杖三者唯  
命江浙平章夙有怨于臺乘其慙怒自傍激之謂湖北

廉使功臣諸孫盜燒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容姦數年  
賊終未入抱案帝前示曰稽是可見誤裂卷爲兩縫留  
半印公曰縫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爲宰相持半印案以  
訟人餘半烏在其人言塞帝顧罵而起臺誣始釋明日  
拜御史中丞無幾時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  
賜爲兩金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之惟汀漳劇  
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不蹂  
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柵不攻示以整暇晝則  
合圍山中夜則稅野偃旗仆鼓賊或僞降覘其何爲乃



豐酒肉飲食曉曰汝昔由不堪汙吏侵暴潛逃居此能  
棄險而還耕桑則平民矣吾安忍被汝反名而加諸夷  
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  
柵聞者相率以出其渠鄂特新日戩南奔大兵隨之偷  
生隴中其黨縛致于軍血鋒刃者纔是一馘自是方三  
千里枹鼓不鳴正席其堂畫諾而已聞帝不豫馳歸京  
師嘗藥晨夕俄然賓天與諸侯王大臣定策禁中遣使  
逆成宗龍庭入踐天位大德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  
大夫一日召其都事賈鈞今參議中書者謂曰明詔責

使肅清宣明風俗教化而刀筆流爲御史者肆爲苛虐  
惟急徵賦以多爲功至迫子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  
告其主敗風教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帝聞  
之以爲得職風紀大體微意柏臺七年改浙省平章政  
事其治如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資東南居天下  
什六七而松江填淤歲久富民利之當水出塗築爲圍  
田以故瀰漫浸灌沮洳廣遠民不可稻公發卒數萬浚  
決疊石堤之導水入海使復其故凡身董役經時而成  
民得良田若干萬頃至今賴之九年召入平章中書贊

右丞相專力一心變和庶政希致隆平纔一暑寒責異  
已相曰方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吾誠不忍汝見敗國  
以喪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年四十七立朝之  
士在野之民齋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殲我良人  
矧鉅臣哉蓋棺之日最其家楮緡不滿二百而債券積  
多至十萬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昭炳白樂施爲仁不  
富之實官給鞵車始克歸葬于徐邳鉅山之陽前夕茲  
山列炬如晝人則以爲公之營魄結爲光耀以助臨照  
之祥旣貴顯矣妣夫人杖之受不敢逃其孝又何如也

後公薨之三年當至大之元制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  
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徐國公諡忠肅嗚呼今聖  
不忘哀而崇之所以爲人臣下賁幽墟可謂竭盡而無  
餘矣銘曰

維昔大帝立極之歲人生是時不億其麗何獨于公光  
嶽氣鍾娠是元臣豈億所同加敦詩書聞見開益甫踰  
弱冠帷幄出入于符于征無遠不從靡夕與朝勤不懈  
恭天寵之承其言易直袞闕可彌憑怒安卹大沃宸聰  
盡殲孔壬于福平章百其贈金汀漳夙盜知公來臨投

其及戕耕鑿謳吟成宗繼序曰秦漢下御史大夫丞相  
之亞俾行南臺不專繩愆體仁德音風教是宣移平章  
杭先民所急浚通松江壞防巨室中書平章曾不歲餘  
責右已相阿中速奉行馬施門用示不出憤疾以終救  
時望失將窆徐方岨山之陽貧僅能歸其清益彰嗟茲  
九土奠自神禹岱宗巖巖北徐爲襟其帶伊何淮流在  
南今其疆理蹙乎古始河裔彭城其水瀾瀾初公曾祖  
以佐運功雖國是徐猶爵未崇於皇今聖公德之令哀  
蚤隕祚上公是命旣土旣爵傳子而孫帶礪山河國以

永存

徽州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兼管內勸農事虎公神

道碑

李氏國涼爲宋金西北陲患三百年太祖徂征猶係天  
戈以故多取殲夷烏訥城帥實與宋臣戰死惟戲下鈐  
部官穆蘇和勒由首出降獨全從帥子惟忠則贈銀青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愍公恒之考隸分土淄州諸  
侯王王多其氣貌異倫精藝騎射能論說他國言爲華  
言如周象胥氏教以爲其國軍民總管從征淮南年七

十二卒二子長則公諱益曰古人以王父字爲姓我其  
法之我先人諱中其取一言姓遂虎姓未冠教參其國  
萬戶府謀議李壇反盜據濟南詔徵諸道兵誅之公在  
王國軍中分城長圍斷其道塗七月而罪人投首以軍  
諮勞賜廐馬鞍勒衣服甲冑弓矢白金爲兩五十後命  
于朝官以承事郎知萬戶府事用兵襄陽王國軍亦徵  
公在行中復城長圍不釋甲六年當至元十年其守帥  
文德始下明年詔故太傅巴延以中書右丞相督圍襄  
諸軍濟以新籍之兵南伐旣渡江分兵五之一留故中

書左丞相阿爾哈雅時以右丞戍鄂大軍次浙西右丞相徇地湖南詔虞兩軍相距懸邈無以應急緩俾武愍公時以左副都元帥將是軍徇地江西公在行中從破劉槃熊飛吳浚張文虎文天祥諸軍下江西州七閩中州三廣東州十四護送纍臣入覲凡所詢軍旅事機陳對皆可官以中順大夫監龍興路是州爲新造之邦而宋餘孽兩王改元海中遣間四出官誅故臣在在起應蜂屯蟻附左翦右攘數年未平獨公善威讐而信柔之一境肅謐及陞帥府爲省滿秩省以其民安公聞制留



再爲凡監龍興五年移監撫州路始以日本之師繼以  
交趾之師供億百需一令之下急踰星火動裁以失軍  
興法其事之集獨先隣路省喜利臣復大加鉤覈旣徵  
于書又繁爲條約使吏自實有多牟于民而冒出于官  
者皆責償之自以爲功而媒貨其門鮮有不入罪罟者  
公獨完潔無絲毫得凡十年移監袁州路三年改監徽  
州路皆位總管上撫陞中議大夫徽陞少中大夫袁徽  
皆兼管內勸農事滿徽而歸曰吾旣得從戎天訖宋命  
會其成功受任先朝洪撫袁徽連牧四州服三品服人

臣願欲而不得者身享有之餘二十年可以止矣豈如他人上覬將相以致敗耶過汴慨息曰吾祖世官西河之壩吾考寓墳東海之濱是邦去路而邇亦地之中于是爲家可以西望吾祖東望吾考遂買田休居以大德三年辰在己亥十有一月二十有八日卒年六十三夫人楊氏嚴于內治閨門截若男二人文輝文煥女三人長適武愍孫今湖廣行省左揆世安子利用監某次適池州總管府判官隋載子某幼姆始公之卒弟儀哭曰吾兄不滿年格果于遺榮期以自樂于日薄西山也曾

未中壽而遽已是我可不念其拓境之艱成家之難以  
厚其死乎凡喪葬須吾力能及不必出兄之家旣墳請  
左揆曰乃曾考帥烏訥城我先人其鈐部官兄從戎淮  
漢江閩又惟乃考先正武愨是從今以男女故託姻里  
聞公有所善翰學嘗詩武愨麗牲碑者幸爲吾丐銘于  
以揭今而訛後死而有知骨不腐矣故左揆走書見懇  
曰儀非直克弟加善植業同里有貸黃金二鎰者死曰  
吾可同俗訟其妻子與見知者必其歸耶裂券火之又  
能以禮自律至里門則捨馬而徒其爲入槩是宜若不

可拒者燧曰嗚呼世有兄夷牀未寒已利奪其財于嫂  
姪手遑恤夫葬與銘聞儀之風亦庶可少愧哉况兼是  
數美誠難能也故附書之儀由將東諸侯王射士制官  
承務郎提舉崇明州鹽場今領天后位之民夫人四其  
亞趙三子文郁文燦文炳銘曰

嗚呼維公少而卽戎與齊長圍平賊內訌先皇資之騶  
裹以乘雕弓貝冑華衣晝映繼兵襄陽荷及于中旣下  
明年大伐是從分戍鄂省皇旋有命大師及吳江右靡  
定移武愍軍往徇于洪從收闔廣狼烟一空馳以入覲

山川形勝軍民休戚隨問隨應言悃而忠沃心宸楓曰  
洪汝牧虎節以庸公旣戾止嚴威信令植柔鋤強敦皇  
齊聖滿考再爲隣盜如蜂獨其境救郊農市工移撫十  
年其事始盛倭征交征一食日併海艘督造陸水仰供  
彼焚焚徒私先後公涅入緇出官刑忘鏡紛紛觸禁如  
獸投奔噫哉維公克潔其躬移袁移徽一其初終六秩  
言歸時寵絕競如車善柅擊節月評平馬夷山突如防  
封于仟表之有碑穹崇載銘其陽其烈足證其來後昆  
其賴其慶



臣劉鳳誥恭校

牧庵集卷十五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公諱樞字公茂事世祖潛邸十年左右宸極十有九年  
居近密之地受尊寵之任可謂必世之久惟其不固富  
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寒士故不取恥當時明哲  
保身以堯帝爲震悼賻楮泉爲千百千五百閔惟子煒  
生十五年未授之室賜聘財如所賻明年官以禮部郎



中皆異數也既沒世而名聲日延後十九年當元貞二  
年裕聖太后以嘗侍講裕宗言之成宗贈諡榮祿大夫  
少師文獻公至大三年武宗追號嘉猷程世舊學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國公諡仍其舊又推恩再世考  
仲宏贈太保儀同三司魯國康懿公祖騎銀青榮祿大  
夫大司徒魯國惠靖公妣張氏祖妣李氏皆魯國夫人  
惟姚氏爲神明之後歷三代秦漢魏晉宋齊傳次或絕  
或續與梁陳隋唐可譜究者別載世錄惟本五季梁唐  
六鎮節度使勅勅生金吾將軍漢英漢英周廣順初太

祖遣之使遼見留事世景聖三宋加安時制節宏化翊  
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樞密使檢校太師兼政事令上  
柱國東陽郡公生中書門下平章事北面宣徽使衡之  
衡之生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政居政生太師  
左金吾衛上將軍虔州節度使景祥景祥生太子洗馬  
去華去華生金東上閣門使吾州團練使玢玢生閣門  
祗候武德將軍佺佺生武德將軍獲嘉令錡錡生安遠  
大將軍慶陽安化丞淵後更名仲宏生公及弟楨格公  
自稚弱一力于學晝則經紀其家嚮晦則讀書夜分不

輟魯國夫人恐傷耽苦每止之乃塞牕不使見燭就枕  
必盡三鼓聞將遷關中康懿公錄事判官于許俾取師  
氏姑及姑之夫子昌以來公徒行懷書困休于樹宿止  
于邸亦出以誦自期甚高宋內翰九嘉少登科甲時有  
重名方閒居許摧折行位與之遊一日賓會錄事名召  
公內翰怒曰公茂負佐王之畧豈可若是易之先祖曰  
同僚呼兒輩宜然猶竟席不樂其爲前輩見推如此壬  
辰許城被圍州判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牕外  
嘆曰人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遭兵河朔鬼物

云然宜挾吾家乃相與歸街陌橫鈴索斷行見其懷印  
若赴州計事者至家乃盡出金銀酒具奩飾裹餼糧爲  
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邀軍將蕭姓者入家盡付所  
出蕭曰吾嘗受邱真人教汝軍中惟救人無殺吾挾乃  
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卽長春宮教之俾楊中書  
惟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公六年兄稱之與偕北覲  
時龍庭無漢人士夫帝喜其來甚重之乙未詔二太子  
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卽軍中求儒道釋醫卜酒工樂人  
會破棗陽併公所招將盡坑之大將幕竹林間公前辯

析明詔如此他日將何以復命乃蹙數人逃入竹中潛  
歸其營匿嚴侯軍中纔脫死數十人繼拔德安得江漢  
先生趙復仁甫見公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遇之至帳  
中見陳琴書駭曰西域人知事此乎公爲一莞與之言  
信奇士出所爲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與公訣  
斲死公留宿帳中旣覺月皓而盈惟寢衣存乃鞍馬號  
積尸間求至水裔脫履被髮仰天而號欲投溺而未入  
也公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傳緒百世吾保  
而北無他也遂還盡出程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

至燕學徒從者百人北方經學自茲始歲辛丑賜衣金符以郎中伊魯幹齊行臺于燕寺惟事貨賂天下諸侯競以培克入媚以公幕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人有以銀二笏來見既謝却乃出置氈簾間遣人追及與之遂攜家來輝墾荒蘇門糞田數百畝修二水輪誅茅爲堂城中置私廟奉祠四世堂龕魯司寇容傍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遯世而樂天若將終身後生薄夫或造庭除出語人曰幾褫吾魄又汲汲以化民成俗

爲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版四書田  
和卿版尚書聲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皆脫  
于燕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爲沈氏恬版  
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說諸書散之四方時先師許魏國  
文正公魯齋在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釋老下至醫卜  
筮兵刑貨殖水利算數靡所不究公過魏與寶漢卿相  
聚茅齋聽公言義正粹先師遂造蘇門盡錄是數書以  
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  
相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于小學四書爲進德基不然

當求他師衆皆曰惟先生命則魏國公由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爲世大儒者又公所梯接云歲庚戌盡室來輝相依以居會上在潛邸遣托克托故平章趙璧驛至彰德恐公避托克托留璧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爲公始致見徵之旨公曰天下之人同是姓名何限恐使者誤徵不敢妄應璧曰汝非棄伊魯幹齊隱此者乎公曰是則然矣璧曰良是乃偕往彰德受命遂行旣至上大喜日客遇之俾居衛從後列惟不直宿時召與語隨問而言久之詢及治道公見上聰明神聖才不世出虛已受



言可大有爲感以一介見信之深見問之切乃許捐身  
馳驅宣力盡其平生學敷心瀝膽爲書數千百言首以  
二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  
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  
次及其救時之弊爲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  
舉紀張令不行于朝而變于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  
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藏穢塞而公  
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于朝諸侯不得而  
專丘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寃抑有

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竄可得而舉刺聞徵歛則部族不橫于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于需索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于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于浮僞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擾攘賑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倚債負則賈胡不得以子爲母如牂生牂牛十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家廣諸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

平準以權物估却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許以絕訟源各  
疏弛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文不具述上奇  
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使授太子經以太師淇陽王之兄  
故丞相圖們格爾故右丞巴哈濟達今司徒瑪努勒爲  
之伴讀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薰陶德性明年憲宗  
卽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溫山南者聽上總之大爲張宴  
羣下罷酒將遣人正公頃者諸人皆賀汝獨默然豈有  
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日不謂遽問且今天下土地之  
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

天子何爲異時廷臣間之必悔見奪不若惟持兵權供億之須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入聞願總兵與國戮力報可公策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下功未及竟而遂陟遐太祖平金遣二太子總大軍南伐降唐鄧均德安四地拔棗陽光化留軍戍邊襄樊壽泗繼亦來歸而壽泗之民盡于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加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何若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則戰寇去則耕積穀高廩邊備旣實俟時大

舉則宋可平上善之始置屯田經略司于汴西起穰鄧  
宿重兵與襄陽制閩犄角東連陳毫清口桃源列障守  
之又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繼餽諸州陝西則移隴  
右汪義武公成利川劉忠惠公黑馬于城都割河東解  
之鹽池歸陝西置從宜所中糧興元猶懼不繼置行部  
秦州順嘉陵漕潼關沔地轉粟入利其年大封同姓敕  
上于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  
淺烏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上願  
有關中帝曰是地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

遂兼有河內壬子夏入覲受命征大理至曲先臘而夜  
宴羣下公爲陳宋祖遣曹彬取南唐敕無效潘美伐蜀  
嗜殺及克金陵未嘗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歸明日  
早行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爲之吾  
能爲之公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  
國福也明年夏禡牙六盤大張教條俾公以王府尚書  
身至京兆置宣撫司以楊中書爲使奏諸千夫長不法  
奪有人室者旬月之間民大和浹道不拾遺師行留裕  
宗後謂曰姚公茂吾不能離恐廢汝學今遣竇漢卿教

汝先遣三使入大理諭招許不殺掠大軍經土蕃刊木  
求塗以前三使先至諭旨彼以爲誑磔其尸于樹大師  
及城其相高祥登陴望之見吾軍威之盛駭愕口張不  
收飭公盡裂橐帛爲幟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其  
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直者惟急求三使  
之首或曰投洱水中遣漁者網之無得也俾公爲文以  
祭賜其家人數十戶世無有與及歸馬多道死公惟一  
馬瘠不可乘之則牽之襟穀數升時搖木盂以飼雪深  
三尺軍馬所經踏爲冰梯惟旄牛負橐以從徒步僅千

里而中原馬至分資之始免繭足上駐六盤公疾求居  
關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重農之旨凡今關  
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歲丙辰公入見或讒王府得中  
土心帝遣阿彌達爾大爲勾考置局關中推究經略宜  
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羅以百四十二條曰俟終局日  
入此罪者惟劉史兩萬戶以聞餘悉不請以誅上聞不  
樂公曰帝君也兄也吾弟且臣事難與較遠將受禍未  
若盡是邸妃主以行之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復初好矣  
上難之翌日語再及曰臣過是無策思久之曰從汝從



汝先遣使以來覲告時帝在河西聞不信之曰是心異  
矣曰來詐也再使至詔許馳二百乘傳棄輜重先及見  
天顏始霽大會之次上立酒尊前帝酌之拜退復坐及  
再至又酌之三至帝泣然上亦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  
止敕罷關西鈞考廢行部安撫經略宣撫都漕諸司帝  
規自將南伐與上閱地圖俾公跽指瀕江州郡津步要  
地可舟越者遂復上兵遣由鄂入歲已未秋及江而憲  
廟崩渝問至上猶濟江駐兵結層樓蒙以臯比日居其  
上臨攻鄂城東北賈似道聞公諮謀軍中比爲王猛城

垂拔前茅上及長沙下及隆興聞叛王將爲非覲於家  
追前茅還遂振旅斷浮梁以歸上卽大位以王文統爲  
平章盡止藩府舊臣立十道宣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爲  
強橫難制乃以公爲東平至居庸北制下受命卽南或  
勸無行當入覲陛辭公曰文統新當國彼將以我爲奪  
其位至治郡置勸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  
役罷鐵官居三月大駕北征天后留燕遣使召公曰兒  
輩幼時汝授之書何久留彼時圖們格爾爲丞相惟專  
從衛宮闔諸事疑則見謀二年拜太子太師公曰皇太

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還到中書改大司農公奏在太  
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  
與族爭求詞爲訟及潛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  
達才我則官之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成輦  
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  
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臣宣撫東平嘗閱先聖  
大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等版洛土楊庸  
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盍真授  
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之美又詳議王

鏞亦善士練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其歲久不致崩壞皆從之又具奏八事曰舉老成以輔王子重省臣以振朝綱定法制以齊庶政立銓選以轉百官其四如兵衛屯田學校農桑皆所屢陳又具四事保民守信強幹弱枝修內治外敦本抑末于兵衛又申奏曰內地之民不習武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賦以資國用西京北京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屯田使進有取而出有歸可鎮內竊以禦外侮漢軍除守禦南邊可選精勇富強三萬燕京東西分屯置營以壯

神都此左右中三衛起本者詔赴中書議事講定條格  
且勉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  
二老成同心圖讚仰與左三部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  
尚無隱條成與丞相史忠武公奏之帝深嘉納後詔中  
書右丞相安圖同知樞密院事巴延翰林學士承旨哈  
喇哈遜近史天澤姚樞講定新格朕已親覽可行於今  
卿等聞否亦當一一參改速行其間一二可增損者記  
錄以聞李璫召其質子彥簡竊歸反有迹矣帝問卿料  
如何對曰使璫乘吾北征之釁留後兵寡瀕海搗燕閉

關居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  
邊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  
援此成擒耳帝曰若是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三年文  
統伏誅西域之人爲所壓抑者伏闕羣言回回雖時盜  
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爲叛逆帝曰在昔潛藩商訂天下  
人物亦及文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  
侯他日必反去年竇漢卿上書累數千言亦發其必爲  
亂首秀才豈盡皆斯人然文統之相參知政事商公挺  
實譽之至是費寅以九事中時恚忌訟商公爲文統西

南之朋引陝西郎中行宣撫使趙良弼爲徵幽商公上都以良弼多智略疑爲文統流亞械繫于獄會遣鄂托克行院成都而無輔行俾省擇人公奏惟商挺可陛下寬其前罪責成斯行遂出而遣之公又入奏方踐阼之初非良弼訶事關中恐後事會寧身負矯擅誅東西川兩帥之罪以寬陛下西顧之憂推是爲心忠純皎然安得與文統蓄異志者比臣請質闔門百口必其無他帝悟出之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牧守遷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東山

西明年而歸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大降大臣罪有  
入不測者公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  
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  
聖典訪老成日講治理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  
者爲置安撫經畧宣撫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  
養廉去汚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  
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已如赤子求母先帝陟遐國  
難並興天開聖人纘承大統卽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  
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



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轉換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陛下于基業爲守成于治道爲創始正宜息聖心答天心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祥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脩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可以成帝德可以遺子孫可以流遠譽以陛下才畧行此有餘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始栽之木坐而復移旣架之屋起而復毀

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  
之後憂國家之重患帝恚爲釋五年用兵襄陽立河南  
行省經理屯田以公僉省八年入覲十年拜昭文館大  
學士詳定禮儀使其年襄陽下問其事宜公對呂文煥  
以江淮一使兼上路總管生券軍縱還熟券徙之河北  
皆可十一年初議大舉奏如求大將非中書右丞相安  
圖同知樞密院事巴延不可七月左丞相巴延陛辭付  
敕書惟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  
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也旣濟江下鄂使至夜

召見公帝憂見色曰自太祖戡定天下列聖繼之豈固  
存之令久帝制南國耶蓋天命未絕朕昔濟江而家難  
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今巴延雖濟江天能終此與否  
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我家先在于彼  
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以進公言嚴兵守鄂無使荆  
闔斷陽羅渡先遣使責負歲幣留行人之罪明年公又  
言由陛下降不殺虜之詔巴延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  
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若有此  
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

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  
縣邑丘虛曠土無民國將安用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  
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  
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  
止殺之信不實詐其來耳是用力拒宜申遣公幹官專  
轉巴延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者必誅赦若此則賞罰  
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老氏有曰大兵之  
後必有凶年疾疫隨之軍雖不試而民止得其半況今  
民去南畝來歲之食將安所仰帕手腰刀必倡爲亂袒

臂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雖非勁軍壁山柵水卒未  
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南方官府以情破法鞭背  
文面或盛竹絡投諸江中又鹽鐵酒酤權始漢代其後  
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征之人必離散制曰鞭背黥  
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權酤後議十三年罷昭文館拜  
翰林學士承旨仍詳定禮儀宋平凡其侍從之臣以士  
子入見者必令見公詢其學行而官之九月享廟拜大  
禮使明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於三月問可以惠利斯  
民者公曰麩穀之多無若醪醴麴蘖京師列肆百數日

釀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穀萬石百肆計之不可勝  
算與祈神賽社費亦不貲宜悉禁絕皆從之初公方奏  
事得疾忽蹠不能言帝急命從臣扶出登車至家未甦  
百日而愈後三年疾再至昏默三日薨壽七十八京師  
士夫哭祭如失親戚曰自今帝側圖回天下者豈復有  
斯人者耶惟僉密院趙良弼賻俸半歲爲位祭其家終  
喪時孤姪燧仕陝西提刑煒獨舉其柩藁葬京城東南  
分塹後十八年當元貞二年五月煒徙葬卜于西洛金  
門山祖塋別兆于輝菊山之陽公天資含宏而仁恕恭

敏而儉勤理生惟務本實不事末作未嘗疑人欺已有  
負其德亦不留怨胷中憂患之來不見言色魏國公每  
譽其善於順受人莫可及在京晚屢輟祿雖奉朝請假  
質券劑盈束視貧甘心不一出言恃其久故千人聞不  
足於上有來卽謀必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及秉  
筆中書或咎公獨遺門墻故人公曰用人威權當出天  
子果若賢才烏避不聞其瑣尾者烏敢藉權樹親賓市  
私恩乎他善衆多今惟表其大益斯世者四其一倡鳴  
斯道使今天下鄉校童蒙之師猶知以小學四書爲先

雖戴惠文身爲刀筆篋篋之行與非華人亦手披口誦  
是書求厠士列者往往多然故左丞之制辭有曰德全  
天懿學得聖傳旨固有在於斯也再則中土士夫不知  
爲廟作主以奉先祀自公始輝人多化之而祖考妥靈  
有所三征西南夷爲陳曹彬取南唐兵不血刃贊神武  
以不殺四當世祖淵龍規一幅員之判裂也請開屯田  
淮蜀移兵戍之固已起平宋之本及議南伐而難大將  
又上言非中書丞相安圖同知宥密巴延兩人不可宋  
平又與諮謀其新國圖任其降臣隨有兩王作難海隅



當十五年火燼撲滅而公始薨古以揆之晉羊祜首策  
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樂毅有曰善作者不善成蓋當  
其時自明其身不終所事于燕惠數百年後猶能取必  
于祜今焉不效于公歟四夫人惟王氏先公卒繼宋氏  
後公七年卒公贈少師贈吳興郡夫人及公國魯與完  
顏氏李氏皆從封魯國夫人後公三十四年完顏亦卒  
故三夫人皆祔煒李出今中奉大夫河南北廉使其忠  
厚清慎有克繼先烈之譽二女姊宋出姊完顏出姊卒  
姊繼皆嫁爲開府忠武公中子杞淮東肅政廉訪使妻

皆卒孫尚孩嗚呼燧生三歲而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  
闇教督而急其成俾粗有聞承乏翰林復世公官恐公  
事業不能詳盡不敢干他詞臣故惟自述文不過華質  
不至俚而撫其實焉耳矣銘曰

惟天聰明視聽自民沃天子心啓莫非臣舜察邇言昌  
言禹拜稱聖萬世臣何與在粵若世祖方龍躍淵載命  
徵車遐蒐逸賢卽輝起之爰置左右授太子經事靡不  
叩公感一介盡其平生所學與知傾敷悃誠書首八事  
修身以始賢親畏天愛民以次申以州條救弊之方施

治所宜如紀在綱上總兵民公請民去上受封國公擇地所上征南詔公陳邊劉上曰汝言吾行優優展也神武操既有要天下定一于時已兆移兵戍邊首蜀尾淮免夫春秋剽殺去來汴置經畧秦以宣撫三年其民歌舞樂土治效若斯公于之是一出爲猷不無贊彌又從濟江內難方蹶帝遣其歸大統入繼移昔已試施諸萬方帝思舊人台袞用章公拜稽首元良未建臣何力有太師顧先改爲大農尋拜左丞申以責難書存可徵南土旣平諮謀新國昭文禁林必首見及後聖相承言行

其生沒爲法程諡以諱名旣又進加功臣開府莫尊太師莫尊國魯哀榮若斯大書穹碑比其生全千祀可貽

董文忠神道碑

公諱文忠字彥誠真定藁城人董世不可遠係其考諱俊材太祖以兵略金地由農畝將鄉民萬衆來歸官以龍虎衛上將軍左副元帥知中山府事時太尉史忠武公兄河北西路都元帥天倪開闢真定其倅武定仙殺元帥家百口據真定叛而臣金太尉集兄散卒復之仙走壁雙門夜又襲入太尉惟與故侍衛親軍都指揮李

伯祐投城涉塹奔藁左副聞亂已艤舟滹沱卽馬入藁  
合力再復之仙走壁抱犢旋踰河太宗以太尉爲真定  
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萬戶左副長千夫從追義宗  
歸德薄北門而陳左右皆陂澤太尉以無戰地爲言首  
帥薩奇蘇巴哈不從而大將蘇布特自汴召公尉計事  
金縱兵擊沒其軍左副死事夫人李氏九子公次居八  
諸兄鞠友之憲宗卽位明年壬子年二十有二始入侍  
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鶚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  
少讀書惟知人則竭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

詩非所學從征南詔其兄平章忠獻公文炳恥不得從  
自藁將家僮二百騎追之大軍深入矣路經土蕃戰而  
後達纔餘數騎已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忠獻率勇士百  
人乘鵠舫先濟教遣他將舟師繼之三捷得敵蒙衝百  
艘遂圍鄂上正宸極中統之元置符寶局以公爲郎後  
官奉訓大夫居益近密上嘗不名惟帝呼董八亦異數  
也而公不爲客悅隨時獻納中禁事秘外多不聞舉所  
可知如至元二年安圖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陳十事  
言忤天聽公曰丞相由黜閱王孫夙以賢聞今其始政

人方延佇傾耳而所請若是後何以爲乃從旁代對懇  
悃詳切如身條是疏者始得報可八年侍讀徒單公履  
欲行貢舉知上于釋崇教抑禪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  
書生教類道學類禪上怒已召先少師文獻公司徒許  
文正公與一左相庭辯公自外入上曰汝日誦四書亦  
道學者公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究心孔孟而爲賦詩  
何關修身何益爲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  
今所誦皆孔孟言烏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亡國餘  
習求售已能欲錮其說恐非陛下上建皇極外修人紀

之賴也事爲之止君子以爲善于羽翼斯文十一年以  
大師南伐民困供億奏蠲常歲他名之征後燕見降將  
問宋所由以亡皆曰賈似道當國薄武人而惟文儒之  
宗武人怨之故大師之外而疆場內而京都莫有鬪志  
釋甲投戈歸命恐後上問公其言何如公曰似道薄汝  
而君則爵以貴汝祿以富汝未嘗汝薄也而以有憾而  
相移怨而君不戰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豈  
以逆知汝曹不足恃爲一旦用乎上深善之詔徙大都  
獵戶郢中奏止還貧弱者弛收官鬻田器之稅聽民自



爲以勸本富民會患多盜救苟犯皆殺無赦所在繫纍  
充物犴獄公言今殺人于貨與竊一錢直上均死一斷  
不屬慳黷莫甚恐于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干  
傷救革之或漢人毆國人傷又或告太府屬盧某盜斷  
監布上命殺以懲衆公言今刑曹于囚罪入死者已有  
服辭猶必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寘重典宜付有  
司簿責閱實以俟後命乃遣近臣圖們覈毆傷公覈監  
布告毆得誣杖遣之監布蓋太府始受端外皆有羨尺  
適上方工官有需其人惜毀成端斷羨以給非身利而

爲也降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怒際卿曹皆結喙惟董  
八啓沃朕心則殺是非辜必竊竊取議中外矣賜金尊  
曰用旌卿直儲皇亦曉宮臣曰方壓以雷霆而容止話  
言暇不失次卒矯以正實人臣難能者太府屬摯而泣  
謝曰鄙人腰領賴公以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拯諸  
阽危者蓋與國平刑非期子見德也其返而摯自安圖  
北伐犯法臣阿哈瑪特獨用國柄盜弄威福衆立親黨  
懼平章廉希憲復相必防其私表以右丞行省江陵者  
踰年公奏希憲昭代名臣今端揆虛席尚多不可久使

居外以孤人望宜蚤賜環從之十六年十月乙亥還自  
萬壽宮祝釐所奏曰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樞令密使纔  
一至中書後冊儲皇累使明習軍國事者十有餘年終  
守謙抑非不奉明詔也亦朝廷處之未極其道夫事已  
奏裁而始啟白爲人臣子惟有唯默避任不敢以命令  
可否制敕而已以臣所知曷令有司啟而後聞其有未  
安斷以制敕則理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  
日盡前省院臺臣將百人上面諭曰自今庶務聽皇太  
子臨決而後入聞尋語儲皇董八崇植國本者其識勿

忘禮部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敕以絕中書風曉  
近習奏請之源上銳欲行之詔庭臣雜議怒承旨少保  
王文忠公磐曰如是益事汝不入告而使南土後至之  
臣言之用學何爲必今日開是省庭臣三日始奏公爲  
侍中兼其屬多至數十人某臣弗便也入言陛下將別  
置省斯誠其時得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民聽今聞盜詐  
之臣與居其間言多目公公恚辯曰上每稱臣不盜不  
詐今汝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盜詐何事上出奏  
者公猶愬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上曰朕自知之彼不

汝言也然終忌公得君清慎無過莫可指以爲報者乃以楮鏹萬緡爲壽求歡損棄不取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傅巴延公表其可相上使嗣爲公曰臣兄有戡定南土之勞位是則可臣暫御居中宣何力焉而可嗣爲十八年陞局爲典瑞監郎爲卿官以正義大夫俄授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卿如故始不從蹕留居大都凡宮籞城門直舍徼道環衛營屯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尚乘等監皆領焉兵馬司舊隸中書併付公將權臣累請奪還中書不報始大明殿皆資遼右浮海濕材有司

急其成功遽丹漆之不能十年叩之皆抔然中空爲抽  
二十餘楹比乘輿還壯加其舊是冬十月二十有五日  
雞鳴入直忽踣家庭氣息奄奄上遣中使持藥投救不  
及遂絕傷怛不已猶覲其息救勿速斂五日乃匱且知  
公圖書外無他居積賻錢數千萬儲皇等是以十月六  
日歸葬其鄉高里先塋從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蒐田  
無地不從凡乘輿衣服鞶帶藥餌大小無慮數百十橐  
靡不司之中夜有需不須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饑  
渴駭奔心無怠萌口絕勤語屬屬乎惟以執事不恪獲

譴爲懼故能滋久眷寵彌深上中歲多足疾一日樞密院奏軍務上卧畫可公在御榻伏枕而跼比終奏日已移晷屏氣肅肅曾不流盼他日院臣言始吾以公居中而逸烏知其勞如是在他人不可一日彊志勉力爲者何可幾及何可幾及公曰君所見特是時吾固日雞一鳴而跼燭入而出後或長直四十日不至家夜雜妃嬪候侍休寢榻下上呼之方憊熟寐不應命妃蹴興之妃不敢前上詈曰董八誠愛之專敬慎之至事朕踰父汝以妾母蹴之何嫌而爲是拘拘其感孚聖心得是見與

有舉一世億萬維人所未能者爲臣則然其在家出門  
弟弟敦宗賢賢信友淵毅而明炳遜恭而易直倫理之  
間人文粲然元臣故老奉朝請者上所存問及有欲言  
皆由公傳達權幸不敢讒危之及是則皆出涕几筵曰  
哀哉若人曾未終壽而不淑自茲君側失正人矣一貴  
戚獨曰天乎世無吾曹千人誠不加少而奪公歸耶下  
至傭人販夫亦失聲投業後二十有一年當大德辛丑  
今天子言念其功贈光祿大夫大司徒封壽國公謚忠  
貞配顧氏從封壽國夫人聖語褒揚六珈增麗男五人



士珍中書省參知政事某以門功令保定之曲陽某內  
供奉某某未仕女三人長適太尉子中書左丞彬中蚤  
卒季適中書左丞張公子集賢大學士某男孫五人未  
仕女孫六人長由其姑歸史氏故又適左丞子某餘幼  
在姆士珍將銘墳道持遼陽行省參政王公思廉之狀  
遠走江東而以訪燧義有二焉一以其伯仲父忠獻與  
故參知政事翰林承旨文用與公由先少師儲邸舊學  
命之不官必曰先生一於燧嘗同受學司徒文正公且  
與今忠獻子其兄江浙行省右丞士選相好實再世契

奚言而辭銘曰

在易六位以爻居四上承五君多懼之地於皇前聖與  
天巍巍神明其變雷霆其威公三十年日侍帷幄出入  
起居不辱於數初匪智計其身包周臣職克修敬慎無  
尤天府其觀曰郎典寶其自任重引君當道不剛悻悻  
不柔容容揆義爲中闕焉彌縫或攻聖學異教之似公  
曰其言皆孔孟氏彼去其實務華詞章爲利達資何關  
倫常足明其心斯道力衛展與朋黨弭禍於未父子之  
間進說多艱庶政既先國本泰山其入告內無是爲大

他隨事陳罔遺於外其非庭尉獄由平反施令必臧等  
乎納言姦竄滔天庭伐其慝雖未卽誅中劇矛戟黃髮  
番番致臣而家歲時存問天語柔嘉晚書宥密瑞監仍  
柄何天不弔年過知命前聖終之賻以送終嗣聖功之  
追爵上公人臣寵光至是焉極矧子廊廟清劬執德無  
石維年竹帛豈夷賴垂休聲其以是詩

臣劉鳳誥恭校

牧庵集卷十六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

史氏自癸酉我太祖燧金南播之歲尙書都元帥父子  
相繼轉鬪河北十年元帥死武仙亂故開府儀同三司  
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贈太尉諡忠武公收其兄  
兵轉鬪河北又十年拔相衛薄金北門金主奮銳自將  
踰河衛實受其鋒太尉再戰再敗其兩帥之衆十有八

萬金主度不能國走死蔡太宗大其勲以爲萬戶俾將  
真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之兵憲宗以戰迹著衛  
封以衛之汲胙城新鄉獲嘉蘓門五縣由是故榮祿大  
夫平章政事公以太尉元子得節度衛憲宗征蜀詔太  
尉以公從會其陟還太尉還一王召公偕北絕漠留謙  
州依其儲氏姑居五年而歸先是李瓊反誅太尉請裁  
強諸侯權自今兵民之家父死而子始繼兄終而弟可  
及其子弟同時竝官者無以職掌小大皆罷之請由臣  
家以始併辭衛封制曰可太尉一門一日解虎符金銀

符者十七人而太尉故所將兵自先朝已解授兄子江漢大都督權戍鄧及是亦解隸他將公無以爲者數年會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請伐襄陽張平宋本大集天下兵于漢之南而太尉亦謝政公請立勞軍中朝議猶避鄧之舊軍俾與張蔡公子宏範易將始授懷遠大將軍亳州萬戶虎符太尉飭之曰戰無後人與築夾寨始猶回遠包山絡野綿亘百里三進薄城應中援外息耗一絕其將張貴突圍出公斬之盡有其舟仗攻樊城先登拔之襄陽隨下賜白金衣裘鞍馬弓矢從大軍南

征越郢下復夏貴鎖戰艦絕漢爲陣我舟不可越公戲  
下馬千戶嘗隸都督萬衆從上巳未渡江請爲導柁舟  
出沙武口入湖達江故丞相阿珠公將二十五萬戶爲  
前五萬戶擇一人帥公其一帥先諸軍濟江後繼未集  
與宋將今中書右丞程鵬飛遇殺傷相當公被三創鵬  
飛七創肩輿走鄂鄂隨下丞相請以輕進撓法罪公詔  
錄其勞賜白金五百兩大軍旣東從故丞相阿爾哈雅  
時以平章分兵圍潭州攻鐵壩百日礮激柵木傷肩流  
矢貫掌先登拔之以軍民安撫留戍招摩逋殘旣集旣

安入覲加定遠大將軍以太尉玉帶賜物也人無敢復  
請上之制曰太尉所服汝服何嫌卽賜之自是公班諸  
將獨一品服從攻靜江衆皆輟輜自蔽鑿城將穿公分  
地獨居礮硃所集輜輜不可嚮伺有怠隙樹鉤援攀堞  
議附而登拔之平章北還以公元勳貴胄威名非他將  
可輩留治靜江初城旣兵當剽殺之餘官舍民屋盡于  
焚毀公賦戲下其視吾爲師隙爲居第市爲列肆必完  
無苟學校祠廟大其故制猶不能實畫地募民又賦鄉  
縣之豪析族城居而所居第宏最靜江曰示吾久此不



爲去計亦制越一奇也民始勞之斷手則屋取傭鬻直  
已相什百旋爲通都民男女爲人所奴從主北者或思  
鄉亡歸拘之有司可籍究者三千人省議欲一切徙來  
公曰至鄂必分爲勢家有託以徙必道亡不達且生他  
變旣止不徙以男女齒相偶皆籍民之乃無敢覬取者  
行徇定昭賀梧潯藤容象貴鬱林柳融賓邕橫廉欽高  
化廣西之州十八肇慶德慶封廣東之州三皆除三年  
田租發倉稻以丐貧民遣鄭何朱國寶劉五剛趙珪趙  
修己五萬戶戍賀昭梧融邕馬天麟宋景劉君進花禮

完顏世英李宗張武鄒瑛閩國順托歡十千戶戍溇賓  
容象柳廉欽高化又以十千戶不兼職民則任分而令  
不專皆便宜假以軍民總管事聞制皆爲真當靜江受  
兵溪洞諸夷旣降雲南公曰邕容視左右兩江猶身之  
有手足今歸雲南度吾不能制必輕爲寇入則吾禦歸  
則吾猶是吾不遑一日息兵其界也遣使諭曰爾捨朝  
發夕至之邕容乃遠託數千里經數夷地不至之雲南  
何以應緩急或他日爾越界爲市諸戍必以入寇加誅  
爾矣且朝京師路迂皆非計之得者溪洞聞之翻雲南

來者五十州後雲南爭之其省平章爲書讓公曰吾與先太尉久共政汝不可有吾成功各驛以聞公使先至詔聽公節度陞昭勇大將軍廣西宣撫使尋罷宣撫改鎮國上將軍廣南西道宣慰司宋旣亡也其將相張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昞衛王昺浮海趨福州立益王傳檄海嶺之州曰余復廣之東西豪傑啗其爵賞爭起爲應裂裳爲旗荷矛爲兵者動萬爲羣公戒諸將盜至以時降斬不得使牢根窟能以衆來者官之盜去不敢求迹平民而深爲延誅時方乏鹽發庾下令斬首來者以鹽

爲購謀言夏貴已復瀕江諸州江路旣絕不可復北諸將求還靜江計事實欲合勢公曉之曰君輩亦搖敵懼耶孰貴能復江不能踰嶺審不可北猶與諸君取塗雲南歸矣今無輒棄戍也省議棄肇慶德慶封併兵戍梧州公曰委地徹備適示敵怯增兵戍之劇賊蘇仲集潭之潰軍萬人自王鎮龍山俟歲事作官軍毒署不可入外肆爲劫而植稼其內歲事畢聞將加誅則僞出降仍歲爲是大爲橫象賓貴四州之梗公令四州爲堡其界守以土豪日嚴警斥官軍行前縱火廬柵隨以民夫具櫓

芟禾仲窮來歸猶官以賓之嶺方令走王新立古縣斬  
李應辰李福潯州由靜江北全永皆城守潭州路絕而  
永尤急羅飛圍之七月其府判官潘澤民間請濟師公  
又分步騎赴之大殄其衆永境遂謐後益王死衛王繼  
立趨廣州壁海中崖山曾淵子以參政開督府雷州公  
再諭降不可進兵逼之淵子奔礪川獲其兩都統驛送  
京師遣萬戶劉仲海戍雷世傑將萬衆至仲海出奇擊  
走後羞墮其詐計悉衆來圍城中絕食士皆煮草爲糧  
公抽兵漕穀欽廉高化諸州再破走之用兵海南詔公

親戍雷式遏西突會衛王蹈海死南海平廣東之戶十  
耗八九而廣西獨完不殘及戶賦酒酢算公以嶺南地  
險而民寡俗悍而產貧征之適急其爲盜省是其說獨  
之至今廣西竝湖南不困後宏範入覲請復將亳州兵  
制可還公鄧之舊軍拜參知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  
入覲拜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行省湖廣用兵日本詔督  
造戰艦六百仍送揚州用兵安南詔給糧仗廣西師還  
二十二年約蘇穆爾以中書左丞來而湖廣囂然多事  
民喪其遂生之心矣以公嘗督海艦費計巨萬大爲鉤

考毫推縷剔求可中公者無可得乃責償軍民三萬定  
明年移省江西仍中書右丞又明年拜中書左丞俄復  
右丞還之湖廣其人已平章恃有援藉怒詈同列辯詐  
驚刻師心而行聲勢張甚以公結聖知固謙抑不報強  
禦者獨不忍以言色侵之凡與處四年拜榮祿大夫平  
章政事會大料民州縣賦紙爲籍渠以戶率如干爲十  
五萬定可官有之今州縣別方爲籍集吏計局程督日  
嚴將有首償者而赦令下渠猶曰第可原哀求罪耳錢  
不可賈公以鴻恩之餘宜無深誅不從公則曰最今籍

用當十萬定而悉徵之吏將重賦之民民益殫矣渠曰  
吾徵其餘責償五萬定其逆憑怒當大紛一言從容十  
救一二民丐其利者此類元惡伏辜可以得爲而公亦  
薨實至元二十八年秋七月十有五日止五十八性  
友愛喜施有積必分之諸父諸姑昆弟羣從空橐不愛  
焉甥姪男女孤者鞠之時其婚嫁力不足猶稱貸爲之  
閨壺不敢干外事與人交襟懷曠達雖踈且賤不峻陛  
級不留門廡游意絲竹尚友東山者老而不衰焉公諱  
格字晉明聚書萬卷鼎彝圖畫一室號曰裕齋其先大



興永清人曾祖成珪晦德其鄉生行六部尚書諱秉直  
實生太尉諱天澤妣夫人木年氏夫人劉氏儲氏兩張  
氏子七人燿榮餘未名女二人在室男女孫皆一人公  
先未有子子都督子卽燿也篤其愛曰是他日可繼者  
以從戰廣西勞授靜江同知遷廣東宣慰副使換瀚西  
宣慰副使前薨一年朝議不欲宰相兼將許其子弟世  
公累請將燿未報會以其喪來明年命下授燿虎符鄧  
州舊軍萬戶卽舉公柩與四夫人喪以其年十一月二  
十七日葬真定之真定縣太保莊太尉兆次甫封以榮

入覲曰是臣所後父先臣格之子生十四年矣宜代臣  
將制可授榮仍故虎符昭勇大將軍萬戶別授燿虎符  
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歸過鄂人故公者感  
是二子一世平章一世長萬夫符節相煥麾蓋相逐至  
爲隕泣嗚呼可稱良子已客有李裕者嘗以理問官事  
公江西數千里畢公之葬又奔走京師營立二子其盡  
義故吏者如何燧亦故公者隧首之碑其可辭銘曰  
乾文言曰聖作物覩以類從親雲龍風虎迺今觀之匪  
古專然天子皇輿將畀其全亦匪一聖能同軌轍聖武

我祖勦金河北而宋畫守猶江之南留大遺艱待帝之  
戡孰有有君無其臣者太尉父子佐一函夏父平河北  
子江之南佩訓其庭無後事慚故橫江流揚楫先濟鼓  
其孤軍嘗敵全銳及從移兵潭桂兩州登陴兩先兩後  
戍留均之爲勦而桂尤瘁基屋火餘以完府市走檄所  
下廿有四州胡難而安旋化而仇鯁鯢騰海狐獠陸起  
威柔四年平始再底捐我庾儲復而田繇方戶廣東十  
纔一凋湖廣再相元惡再友吾潔是求孰溲而黜一日  
賈首公屈宜伸天不愁遺一疾不振難偶者時難立之

事難令之名難終之位時天之爲餘非人耶易世之難  
匪哲曰何矧其惟孝不忝世德太尉旣老平章軍國公  
世平章太尉之光耀復世公祖孫相望榮未成童亦嘗  
龍虎歸偃斧邱奚憾之茹載烈茲碑石獸衛之與滹河  
流相永無期

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大司農  
史公神道碑

公諱耀字奐卿曾祖秉直當歲癸酉太祖加兵于金率  
焦岱鄉民萬人迎降燕郊官以行六部尙書祖天倪以

從蹕薊河北山東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兵馬都元帥開  
闢真定武仙爲倅尚書策仙其志蓄禍盍蚤爲備都帥  
謂大人奈何教兒猜中而不信人尚書恚奪其二孫故  
真定總管攝江漢大都督權如北京曰吾不忍其併及  
難也後仙果戕都帥一家百口舉城臣金都帥季中書  
右丞相贈太尉忠武公方爲質太師國王將覲漠北在  
燕市贖物聞變而南收都帥潰軍復真定逐仙出保西  
山仙再盜入再復之遂南踰河太宗以太尉爲真定河  
間東平大名濟南五路萬戶世祖淵龍以憲宗母弟總

天下兵起平宋本置屯田經略司于河之南以太尉爲  
使都督爲屯田萬戶將兵二萬戍鄧當荆閩衝歲丙辰  
是地生公幼爲太尉所奇愛異他孫後罷世侯移都督  
牧東平至元六年方圍襄陽太尉以開府奉朝請制始  
以元子格爲萬戶猶避鄧之舊軍將亳州兵時未有子  
屢求子公太尉許之凡圍襄下鄂無不與偕由是知兵  
甫及冠行省版長千夫從參政崔公斌逐趙宣機餘寇  
萬人公居顏行射殺數人賊氣爲墮遂潰崔善其能曰  
將種也解佩刀以贈後阿爾哈雅平章拔靜江獨留戍

毫兵或請其由則曰吾去而是土或叛戍將必誅史宣  
慰以太尉子朝廷終不重罪之宣慰聞之甚感調其孤  
軍行狗定昭賀梧潯藤容象貴鬱林柳融賓邕橫廉欽  
高化廣西之州十八肇慶德慶封廣東之州三公後殿  
而前茅之功授承直郎同知潭州總管府事趙都軍盜  
據肇慶假公德慶總管討平之授奉訓大夫潭州路治  
中改廣東道宣慰副使平賊黎德獲蠻船千艘繼餽唆  
都南征事治而民安之改浙東宣慰副使從浙省臣破  
賊柳分司衆七千括蒼又破呂成婁蒙才衆十萬斬其

尤猖獗建黃屋署官至平章者楊鎮龍及厲制置皆于東陽玉山摧俞高五百餘人紹興又斬詹老鶴林雄劉甲一潘正皆有衆萬餘自壬子溫處間者後元帥張宏範平南海還求將亳軍還鄧舊史氏詔從之朝廷以南紀平諸將功至省臣者仍將其軍制許自擇欲將去相欲相罷將時公父己爲右丞宥密請以張溫將鄧軍帝曰太尉一軍豈可代以他人宜問其子格可誰授者右丞遣佖入聞臣子耀可且召公來襲公不至辭以俟弟榮成長則授之明年右丞升平章俄薨顧言以真定諸



產貽之公奔赴鄂既至明日制授朝列大夫鄧州舊軍  
萬戶公號誓柩前必以萬戶歸榮所親謂是虎節上瑞  
也可傳子孫無窮必且利之言未足信公乃究求貨財  
爲親長覲取者多至萬緡皆奪歸之與田宅奴婢析其  
五弟而目不有舉平章及四夫人劉儲兩張氏之喪葬  
真定之真定縣太保莊太尉兆次甫封以榮入覲曰是  
臣所後父先臣某之子生十四年矣宜代臣將帝曰太  
尉以官授二兄子汝復欲解職汝弟真太尉苗胄可之  
方議征闍波大將未得制授公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辭以年少無功受寵太峻請回臣所  
受他人惟卑官以行或請以國人首相帝曰太尉可同  
漢人耶其孫非國人何公又請故平章政事某知海道  
平章高興今河南省丞相者知兵偕行亦可之別錫虎  
符鞍勒弓矢獼甲旣行集兵矣會高平章請濟師帝曰  
彼國之人裸而懦多兵何爲損其軍四之三且不欲太  
尉諸孫蹈海遂後公乃命今平章鄂國公史弼以行成  
宗元貞始年賜錦衣二襲拜資德大夫江浙行省右丞  
臨安自入版圖民居官屋入備直震邸者四萬餘家火

餘雖民自屋其基而備直不除平章某者利之謂地及  
丈可鬻楮緡爲錢五萬與民可免置官歲徵其逋銳欲  
行之公曰是令一下貧民無貲以取取率富室得不自  
居亦備之民加直其先民等備居與直富室何若仍歸  
震邸一定之直歲無所加之寬乎謀旣不行乃以東南  
之民多田而租入少將履畝以征公緩之謂宜俟畢農  
功而議又禁官市惡鹽鑄損江東金額高麗王遣周侍  
郎浮海來商有司求比泉廣市舶十取其三公曰王于  
屬爲副車且內附久豈可下同海外不臣之國惟如令

三十稅一會人訟平章迎詔謁衣上香引公爲徵制遣御史卽問公言未見其謁但不帶耳當國者阿其人顧奏公敗事黜之大德之元遷江西左丞俄移湖廣左丞一年復江西左丞以屯田贛州軍兵多死瘴癘與廣東宣慰司加民丁糧于田租外者皆罪之召入爲大司農公不攜家乘傳赴之旣至覈其公帑稽逋爲緡數千萬率勢位家假出爲商久未歸其子錢者悉徵入之人怨與請不恤也未幾抗章以太夫人楊年八十餘求辭歸養未報以大德九年乙巳二月壬辰薨年五十子今瑞

州總管堯時爲樞密院斷事官奉柩歸葬真定姜固祖  
山原都督公兆次嘗讀通鑑書閑武事者則其家學故  
志功名至所有譽性剛狷不撓于人雖國人貴臣有不  
足吾意者不少下之亦由是恒齟齬而不少變其節始  
至元十有二年徇地廣之西東終二十有七年中間爲  
宣副平羣盜海濱浙左歷紀有半使黷于貨子女玉帛  
將物其家而無田于江之南無宅官所至傭屋以居積  
債在人亦開國苗嗣貴而能貧者雖五十不稱天亦不  
可謂之年云嗚呼其天乎哉夫人劉氏公祖姑之孫以

賢淑聞姻里壘概其立政清慎明敏世有史氏佳公子  
克世其家之目女適王少師子典寶少監師聖自餘男  
女一人公召至京始生而不及見者銘曰

在昔都督于鄧秉鉞鼓其烝徒與襄掎角策宋之平必  
基是邦會罷世侯成始未終大兵之南路由襄始未成  
之終與有者子從所後父後殿前茅下廿列城盡廣際  
交宣副閩浙羣盜孔棘大刑以鋤卒底寧謐而父平章  
謝長萬夫授公而薨既降命書公曰臣季平章元嗣年  
今成童宜代臣世帝多其讓俾世平章往征闍波南洋

是航而復中已改命他將成宗繼序三省四相自右浙  
右左江之西俄左湖廣江西再爲靡靈不施奚竄不除  
且繩上已弗率于度常久勞外召大司農方艾之年而  
忽告凶人盡傷心卽世之蚤胡昇其才而奪壽考司是  
者天生子則賢不永其躬而永其傳其兆安從從瀾江  
漢載銘穹碑陵谷高岸

便宜副總帥汪公神道碑

便宜副都總帥忠讓公諱忠臣字漢輔便宜都總帥隴  
西義武公之冢嗣便宜都總帥忠烈公德臣中書左丞

忠惠公良臣四川行樞密副使清臣之兄故副都總帥  
惟益之考中書左丞忠肅公惟正今平章政事惟賢中  
書右丞惟孝參知政事惟勤宣慰使便宜都總帥惟和  
同知宣慰權總帥惟純屯田萬戶上萬戶惟簡惟允上  
千戶惟弼知階西和州惟敬惟恭之伯考今懷遠大將  
軍便宜都總帥安昌爲資永昌王必昌之祖宣慰使元  
昌副萬戶朝昌便宜都總帥壽昌之伯祖也卒以至元  
丙寅四月五日受謚于元貞二年丙申推至義武卒年  
癸卯實五十四年祖孫一門三世五公又許連姻王室



自餘將相使牧爲質猶十八人此吾元有國而來所無者嗚呼不曰世臣之家謂之何哉公王姓由大父彥忠世汪骨族故汪姓金主以甲午正月死蔡義武時卽險移鞏治石門山猶行以興正朔明年乙未始下太宗義爲其主後來仍金官官以便宜都總帥俾從皇子奎騰征蜀公留質帝所忠烈質皇子所制後令公從征蜀以管軍總領從破文階州大安軍從攻成都入其郛義武陷伏中急公疾戰殺傷數十人竟衛翼而出壬寅以破土番壘州功賜銀符明年義武卒有子七人皇子擇宜

世帥者意在忠烈謂公曰汝宜世吾欲帥汝弟而得無  
後其心乎公曰土未有言臣欲推授爲之與兄有異耶  
王高其行以公鞏昌元帥知府事丙午以前茅忠南功  
換金符故事祖宗賓天所授符節悉取還之故公金符  
亦歸之官憲宗二年壬子饋賜之俾權都總帥事明年  
癸丑世祖以太弟總天下兵旣移忠烈一軍戍和州會  
將軍南詔禡牙臨洮公來趨覲俾督漕嘉陵繼利州公  
造舟棧塗水陸兼行足缺兵籍而恤乏民力始益昌不  
以饑告戊午憲宗自將討蜀忠烈集諸將問計樓上曰

吾州凋傷之餘玉帛無所于得一旦乘輿至左右近貴之臣需求何以爲資公則曰吾曹拔身健兒惟有能將率士衆効死前驅何至爲是媚人定死前驅公惟恤吾妻子其責忠烈泣然灌酒地曰兄與諸將薰心誓是德臣何言所孤兄諸將託者有如此酒大駕至利巡所治樓壁橋隍歎曰使吾非戍此敵先之則四川領喉之地可必能歲月平哉遂移師西南攻劔關關之西隘曰苦竹隆慶府治其上西北東三面嶄絕深可千尺猿猱不能緣以上下者也其南一塗一人側足可登不可並行

敵盡銳禦者惟此而帝敕諸軍攻未至某地無張汝幟  
自伐鼓督之公前登帝望幟張倡爲歌呼六軍和之聲  
動天地隘之兵民飛崖如蝶前是獲敵張都統仗爲蜀  
導反給帝曰吾能誘此柵令降遣入行則反爲敵用且  
泄吾軍何地強弱何倉豐餒教使勿下帝爲書繫筒箭  
三射入柵令必生致獲之磔以徇賚銀爲兩四百五十  
潼川府治長寧山攻復先登賚銀如苦竹數加以金幣  
爲匹二十七復移軍東卽嘉陵爲舟行計輿礮竿鉅絙  
以從公奏無所事此此前塗所不乏者不若舟米數千

石蓋此去多稻而求粟無有宜虞以廩病者時蓬州壁  
運山閬州壁大獲順慶壁清居廣安壁大梁平破竹皆  
下東南抵合璧釣魚山渠江水會其下石邑入雲其帥  
王堅據不卽下礮矢不可及也梯衝不可接也帝欲乘  
拉槁勢不棄去而必拔之故久蹕此時暑我師疫矣忠  
烈卒于軍公泣集將佐議曰吾季卒軍馬革裹尸與國  
責塞子惟正雖未弱冠宜世衆曰公言是公言是願奉  
以代爲帥其秋帝崩中統之元制以公爲副都總帥從  
所志貳貞肅同戍清居去順慶平土二十里西北東三

面環江北江殊回遠不可爲池南依山而壁平可馬上  
無大艱崎其南卽合敵出入吾界無時干兵法爲交池  
公又子身受之開屯田練軍實遙候斥詗強隣入必摧  
壞其軍不令棄去後詔貞肅還鞏昌公獨保戍三年璽  
書褒大之又換金符三年秋抄夔府獲其團練使解恭  
知府張甲及路分二人斬刈千馘獲遺甲仗寶幣不可  
賞計人覲賚以虎符銀章銀幣如長寧之數而加金爲  
兩五十副以鞍勒弓矢褒其從者且以久勞于邊代以  
忠惠還之鞏昌俾副都總帥由行省受命還得疾秦亭

歸至古漳故第而卒年止四十八其年六月從葬古漳  
先域爲性安恬出言質直如其心事隴西郡夫人母包  
以孝聞友諸季終其身竭力竭才羽翼之人無可問總  
帥府屬郡一十四事至殷也身自爲與從父副弟副猶  
子三世時得專殺未嘗妄笞殺一吏一人然至臨敵決  
戰上馬挺槍離陳先次巧捷若神當者紛披莫有我禦  
其弓矢奇中可方古人憲廟出畋遇虎命射之一發斷  
其吭帝喜至解所御金鞍爲賜夫人故金蘭定西會德  
順五州帥張雲之女惟益纔世副都總帥二年而卒一

女適鎮撫帥府張文煥老將之從公者每曰公爲人信厚安昌必昌復信厚可曰善世其家者由安昌求銘公碑燧思于公與貞肅所戍之地無不至焉清居之不可恃爲固者前所以言楊氏張氏蒲氏皆行帥府大獲運山大梁平故地與便宜其時目曰四帥府清居南迨合獨受敵鋒爲三帥扞蔽他日專劉帥成移貞肅南九十里夾嘉陵東西築武勝軍母德章兩城距合爲里亦然晝則出邏設伏嘗待進戰夜則晝地分守傳警鼓柝篝火照城達曙以防竊入一話一言敵盡知之況敢抽兵



邀利他求爲哉惟是軍當其堅重故三帥反得歲以拔  
敵柵壘掠敵府庫劉其人民逞志于忠涪夔黔萬施雲  
安之間上功朝廷用事之臣第知三帥立勞之多而是  
府獨寥寥也終未有能明其然者又貞肅去清居敵夜  
大至火民居縛劉帥去鑒夫人之失如此則兩公成而  
克完者功不大哉凡此或者貞肅碑所逸故發之此銘

曰

椒聊遠條求今之世方漢金張纔有汪氏隴西開國義  
武肇之義武之爲不作倫彝忠讓忠烈忠惠貞肅遞芟

川涼力脇謀一繼繼其來將相之多不符垂躬必斧手  
柯歸覲私廟庭笏駢羅公以其序大宗義武于弟以子  
宜不降俯乃推僑功潛不自張等翊吾家聞命卽行安  
流洋洋如水就防所由不年其盡瘁致子而天闕歸以  
何戾彼蒼者穹監下而公惟我皇上心靡不同疇德未  
報未隆何功三紀後公一朝哀崇公有令孫人曰公似  
雖華其年己踐公位古者大宗合族恃之祭求其牖尊  
祖之思胥是冢旁可萬家邑表阡有碑車過者式

興元行省瓜爾佳公神道碑

元貞二年二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  
丞臣堅賢言往歲臣待罪于外伏奉明詔旁求勲舊臣  
僚封拜奏對各上其事以備纂修世祖皇帝實錄資用  
刪取者臣喜伏思陛下先孝四海發揚前休皆使下臣  
依光日月誠曠代之希遇謹已次寫臣祖常格臣考隆  
古岱出處始終爲一帙上史館而臣之先汗馬微勞其  
槩已此何敢上比磐石宗臣勲舊自名惟與劉氏伯林  
黑馬再世父子來北之初義同一體今焉二臣已各受  
諡忠順忠惠增賁墟墓臣不援陳恐使聖澤獨漏臣家

敢昧死請制曰可萬戶招討使常格贈龍虎衛二將軍  
封定襄郡公諡貞敏妻鄂屯氏從封定襄郡夫人興元  
行省隆古岱贈榮祿大夫封沔國公諡忠靖妻耶律氏  
從封沔國夫人制下山南之民間者咨嗟泣下曰公卒  
明年興元屬縣及州若洋城固南鄭吏民伏進德荀德  
炎張自顯李顯輩若干人疏公平生立秦憲庭願一上  
聞許廟事之而竟未下豈天以是忠靖爲賜額耶嗚呼  
有待哉公瓜爾佳氏女直人其地古肅慎氏之國譌爲  
女真遼興宗廟諱真改爲直太祖之加兵金也歲壬

申五月劉忠順公與定襄公將兵千二百人來降詔以  
其衆卽守威寧十一月金主遣使啗以大官冀其或貳  
可復失地定襄縛使以聞詔嘉之擢爲萬戶招討使人  
有擾爾民殺之傍郡縣未至者諭使急下事有便宜不  
待立聞一以詔行之凡鎮威寧四年以歲丙子卒沔國  
公嗣萬戶金符生十四年矣戊子太宗詔從太師國王  
戰河東山東庚寅睿宗拔鳳翔明年從破宋大散關夾  
嘉陵漢水如鳳沔褒大安興元洋金東抵均諸城皆拔  
壬辰大破金兵均之三峯山不能國矣詔徙六州民留

田威寧時天下荒飢獨山北爲樂土四方之人其來如  
歸乙未詔從塔海甘布征蜀田事宜遣官屬何人攝治  
者以其名聞乃表今湖廣僉省高安之祖安塔哈代領  
明年凡四川府州數十殘其七八明年公上言興元形  
勢西控巴蜀東扼荆襄山南諸城無要此者自始取道  
滅金漢中無歲無兵其地與民吾棄不有敵不敢復城  
郭隳而弗完田野蕪而輟耕民窘艱食時吾兵來扶戴  
白以負嬰黃偷暫生活竄栖太白窮谷之間吾歸則壯  
者出爲盜賊肆相奪攘甚者仇而殺之而生齒益耗誠

能留兵戍守招徠未降民見父子不分貨錢之得有也  
其至恐後爲擇良腴便水之田授以耕耒假與種牛俟  
秋穀收什稅四三儲之于庾守之以吏征蜀之師朝至  
而夕廩焉校以資糧關中荷擔千里十石不能致一者  
勞費大省實制蜀一奇也制可詔都元帥量留漢軍其  
新至之民及田事可無時籍數具效以聞仍賜虎符是  
月制諭今安撫興元軍民制又以爲安撫使一月之間  
三制併下定宗詔行省興元公至行之如所奏營城塹  
內治堡壘外增鼓柝烽煙得警日夜十里不絕市肆村

舍民廬數萬區悉起于盪焚之餘墾田數千頃灌以龍  
江之水收皆畝鍾敖庾盈衍矣官舍居第皆高棖巨棟  
重棗牡瓦宏壯奇麗可百承平舊宇之上亦志不苟然  
也其土豪傑如洋之趙再興成固張廣南鄭伏興襄城  
薛仕成西縣楊濟廉水韓仲炳小黃柳智德潘水薛闡  
皆割裂自霸昔爲吾寇者也至是皆入所據所郡縣宋  
邊驍毅之將馬仲自閩張文貴自巴李繼之自廣王安  
斌自開達亦挺身歸公腹心仗之指臂使之或說曰反  
寇無親宜有以虞未可日置左右公曰彼哉人也未必



徂詐或如爾言誠徂詐也吾仁結而義激禮接而信示  
何有于不可化宋害其來反時放兵動吾四境屢戰殲  
之辛亥四川制置使余玠輕我師寡身率兵入寇敗我  
利路元帥王進于金牛壁其軍中梁山兜整夜燭城爲  
之赤潛遣裨將燒絕棧道遏我援繼自率大軍圍而攻  
之鉤礮梯衝環城數匝謂爲孤危期日必拔新集之民  
還叛與敵公誓死拒守督戰益急殺傷過當城中將吏  
晝或荷甲傳食夜則晝地分守會都元帥圖思來援無  
從得塗值三人自軍所逃還許貫其死令導由他山利

道出陳倉玠聞兵大至焚圍遁去公襲戰悉止還所俘  
亡故事祖宗賓天所授臣下制書符節悉收還之太宗  
嘗賜虎符已歸之官及是憲宗授以軍民萬戶再賜虎  
符詔叙平金戰勞蓋睿宗所聞太宗者今玠至汝共  
事臣皆避逃獨汝戰疾力斬敵十五勞苦至矣自是凡  
千夫長百夫長十夫長下及僚吏敢有違其節度者罪  
死丁巳詔與故劉忠惠公黑馬立成都七日而樓堞隍  
壑皆具戊午同故元帥納喇南征踰馬湖江戰皆捷蓋  
先是乙卯世祖以太弟總天下兵公奏漢中之田闢已

十七而稅入恒所逋懸其故惟在軍民之官豪有恃者  
率頑驚負而不輸顧臣力莫如何也下教若曰自今軍  
民之官田不稅者無廩糧是年下教若曰往者興元軍  
民俱受敏珠爾與汝節度今敏珠爾征蜀比其還也汝  
專節度之中統三年改受虎符制仍軍民萬戶四年請  
以今左丞堅賢嗣致仕家居十一年以至元壬申九月  
七日終于興元英第正寢春秋七十肇于南鄭味溪之  
白雲里爲兆以其年十一月九日窆之壬舍男十人女  
十人男孫十一人女孫八人嘗聞太祖賜威寧之詔裂

熟羊革而書之揆以漢氏功臣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  
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而已無有事不上聞聽以  
其言爲詔行者及定襄卒而公嗣克光前人轉鬪太山  
之左右濁河之南北崎嶇數千里間者十九年非睿宗  
奏是功太宗太宗不知非憲宗舉而揚之于克完漢中  
之詔則是秦天下不聞且他人樹勲于開國之際其棺  
銘私傳皆出一時史氏之手其間有善于紀述者後者  
猶掇其蹟刪爲一代之典況祖宗垂法萬世之顯謨乎  
則公父子身荷二祖三宗及今皇帝生榮死哀六朝之

殊遇何如也夫漢氏功臣子孫冒守先列者惟一人侯  
獨長沙王支庶一門數侯然或先後受封非必昆弟並  
時今公諸子或拜亞相于中或列藩方于外或總戎旅  
于邊冠紳之蟬聯符鉞之焜煌則縣官覆護之俾流慶  
遺裔者又何如也銘曰  
維公早峙童子植植旣失定襄荷其父斯與老戎行右  
頡左頡于河之外于關之內突而前茅無少挫退金社  
墟矣庸蜀是劉掉鞅之遙九圍半周再鎮雄藩益暫梁  
久金穀穰穰斧質在手施陽翕陰舒慘自口爲艱爲勤

列聖不忘報之貴富倍徙其當大府如城雲屋邃邃朱  
塵綺疏歌鐘清吹聯目晚顏頤使趣風良庖致餼胎豹  
蹠熊酒醅介歡薶旻雪滯紈衣四序爲聲粹縹昧者安  
之耽不知還公時白日未薄西山解兵其子時稅于野  
毳廬輿車勝地卽舍維嶠之麓與沔之水往往禽魚識  
其杖几乃知喬松可召與遊徜徉十年歸安茲邱評者  
異之于古未有紛華寂寞柄鑿不受公而兼之始慎終  
全由哲其身匪隲自天人之蓋棺旋踵朽息公有哀褒  
于沔開國生平之名煜其益昭矧子維翹丞弼兩朝無

久雜石莫信者史一刊不磨用告無止

臣錢開仕恭校

牧庵集卷十七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潁州萬戶郎公神道碑

公即姓保定行唐人諱澤字潤之曾祖亨祖義生考府君諱琮金符總押真定大名河間西京保定洛磁濱七州之兵戍睢州以卒公年十一世將是軍七年去城亳鹿邑避河流鬻移戍潁州城久荒棄剪荆以芟隍塹樓堞官舍民廬皆所經始宋勅將夏貴夜悉銳東南壁公



將射士當之大呼疾戰矢下雨注又虞士氣久用將奪  
戒司更促其漏丙夜伐五鼓敵以爲旦出奇騎擊不利  
客也騰藉崩潰積骸如京創此大治始不輕犯戍是十  
四年世祖卽位如故事盡收臣下先朝制書符節故公  
金符亦入之官明年制賜還之至元入覲賜錦衣弓矢  
鞍勒用兵襄陽將是七州兵半以行太保并國武宣公  
時以都元帥鈔鴉山拔平塞砦功最幕府賚白金爲兩  
五十金衣一從城長圍襄陽六年當十年癸酉乃下明  
年從太傅巴延公時以中書右丞相督大軍南伐至郢

初宋遣殿帥范文虎將兵援襄陽度不得進爲城郢備  
鎖戰艦江中列礮于岸遏我舟師下令盪舟黃灣進藤  
湖入漢越郢去從拔新城沙洋下復師由沙武口入江  
從戰青山磯多所俘馘鄂隨下行省論功行賞賚白銀  
爲兩三百明年留故左丞相阿爾哈雅時以右丞分省  
守鄂大師其東從右丞分兵下荆南功進武德將軍管  
軍總管又從攻潭州流矢貫肘汰股裹創復戰城拔進  
顯武將軍明年從攻靜江礮硃傷首岑岑垂絕已日乃  
蘇旣拔從省還湖南其年宋亡陳宜中挾益衛兩王浮

海據閩爵人號年規爲興復倖利之徒在在起應而羅  
飛張虎周隆尤其梟傑屠殺長吏刳民爲兵動萬爲羣  
阻山爲砦以抗官軍衡永路絕公從勸平生致三渠虜  
皮以獻進懷遠大將軍萬戶虎符俾將其軍監郴州位  
總管上至則平郡賊蕭良弼剗兵之餘城中戶纔四百  
布檄招徠安集之內則基屋火餘外各復產其鄉期年  
將倍萬家孔廟尙茅屋擢進士左元龍爲校官佐其工  
材俾任興葺稍如平時州界韶鄙邊鄙寇不窺宜章而  
興寧之民效惡鄙盜聞宣慰司將調兵萬人加誅未啓

行公衝焉摯金帛卽說曰今盜始起而從徒未繁官軍  
遽入民懼俘殺必出逋逃無所適歸勢與盜合是驅使  
爲逆也請歸身任致討許之乃歸召父老豪傑曉曰吾  
止官軍不使得暴吾境汝佃民有從亂者不以相坐聽  
執送余自贖得五百人惟誅首事二十人餘悉縱還南  
畝連三大役始得占城之師人以深蹈死地忿怨無施  
所經城市肆行剽奪瀕道居民十室九空六糧絕種至  
椰亦然公捕得爲暴數十人械送軍中詰其部將威令  
不伸皆市杖之其徒一夕潛遁踰境再以日本之師責

造海艦十五艘度費楮幣爲貫七十五萬取材有制戢  
吏侵牟用未能半事已告集後以交趾之師賦餽米千  
石入桂公曰自是入桂陸行千里負擔之民人勝五斗  
而止已二千人爲擔夫負裝糧者半是行未中道委負  
而逃可前知也乃集丁之家謀曰吾將出家貲責諸縣  
卽桂如數糴之上不失軍興而下可紓民力何如衆歡  
呼稱願他日比貸錢如子來歸公悉還其贏又請罷陶  
坑銀鑄戶賦酒醋歲荒發廩而後聞皆良政也又遷廬  
州蒙古漢軍萬戶郴民耄倪號呼遮留如去親戚未至

改潁州萬戶戍無爲軍至是七路之兵全集戲下而軍容益盛盜起江東省以公威信著譽檄公以其軍討之饒信先警以禍福皆不煩兵而從宣徽怙惡乃夷萬人于南陵旌德涇縣又鋤萬人于績溪績溪尤助勦壁何秧塘山山周十里峻二百丈省臣以六萬衆攻之數月不能下者因畱戍檄兼拜都萬戶之一軍徼民方安之尋還無爲省議餘杭勝國故都非得如公老將一軍邊而閑之綏而安之不可故移戍杭以二十八年其歲辛卯夏六月二十有一日卒年六十三平生忠直沈毅讀

書專經左氏春秋故能謀成而事立臨財不恡施予有積則均之昆弟姻戚其再至穎故人部曲捐金委帛致殷家及疾或在告計日辭祿後卒十三年子武德將軍穎州萬戶戍杭元謙紹介其友劉致持事狀爲書燧曰先公之匱藁藏穎濱今將舉歸先塋數宜有碑不得君銘恐勲勞不足以信來世敢泣血請故銘叙此嘗聞國初以二萬戶鎮撫中夏右則劉伯林軍秦左則納罕重山軍燕顧成則益太尉忠武史公天澤爲真定河間濟南東平大名五路萬戶于中後強諸侯頗以力夷惡相

下屬皆求名將其軍而千夫之長亦凱得焉由是萬戶  
布列天下其勢雖分然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相傳虎節  
一命三品世世不絕則未始變不若治民治賦之臣者  
死子孫以門功官自下而高如升階然所可儕比則國  
家責以捍侮四方勸忠而收其死力者豈不至且遠哉  
觀公遣家嘗則爲山嗣雖總押其覆篋也于時是官未  
必視長千夫何以言之從下荆南勞亦夥矣授以總管  
得以千夫之長同祿轉而西南勁敵是膺堅城是臨莫  
不買勇奮其前及顧以是身干鹵三軍入百死而一幸



生遂長萬夫比德開國大藩諸侯殆成功九仞者其爲  
丈夫亦壯烈矣然非憑夫大帝赫怒有是南國用武之  
地技安施哉此太史公贊蕭曹輩爲依日月末光陰符  
所謂天人合發者也三夫人元配郟氏嚴于持家前卒  
二十一年繼配兩王氏姊娣也前卒十年姊顧爲繼後  
卒九年三男元謙以佳公子旣世虎節好學而文雖居  
平時營柵部署器械車馬凜如在敵又識世務省訟難  
惑多資平之次元泰元恒四女適郟長官子璧閭令子  
齡鄭元帥子端仁萬戶賈榮祖三男孫長葦幼未名二

女孫銘曰

嗟若邨公初由羈童嗣秉父節雖及鹿邑凡戍十年強  
敵尙逃城穎而南地交壤鄰勅將未嘗時已能軍寡謀  
輕襲大北其羣會帝考貢曰是南紀于何蕭茅曠入包  
匭乃畀丞相百萬烝徒江漢滔滔鼓枻以浮分狗坤隅  
置公前驅登陣長沙桂林入俘大憝小悖剪無稽逋從  
戰萬里清楚以吾歸撫其軀矢石遺餘嘗曰臣子居則  
有異移孝爲忠其道豈二當在父側子職焉恭寸膚之  
傷盡心痠恫及身而將三軍獎率鼓鼓以前顛首奚恤

惟公懋功其賚何如虎節皇皇雄長萬夫上昭祖考下  
傳旄棨子孫其承世守無止匪直克忠孝疇大斯以語  
燾後幾何其慈宜爾有子踵武之踐四十已聞慎保垂  
憲爰發頴匱歸從先邱列勲于碑胎久是謀

袁公神道碑

袁虞舜裔也舜生姚墟居媯汭子孫以地姚姓以水媯  
姓以有天下之號則虞姓及周武封胡公滿于陳以國  
陳姓以陳公謚胡姓袁則肇于陳大夫轅濤塗西京轅  
固生猶未省文至後漢太尉安而下始爲袁矣其家太

原石之臨泉者不知始何世何人所可譜則在金有隱  
德農畝者諱亨生迪業儒博極羣書尚氣節不食然諾  
生企京有父風生鐸丰儀峻修克世其家學實生今延  
安路總管公諱湘字潤夫金之蹙國王公佐持節鎮葭  
蘆當吾元勁兵之衝殫力竭謀備不自支一日集將佐  
使各推辟所知可與計事者或言公賢爲書致之三往  
返始來用其策以守則完以戰則捷衆論多之聞諸汴  
京官以忠顯校尉遙主延安之延長簿再以功超武節  
將軍令臨泉石與嵐之合河恃公爲藩援以安者五年

後王公佐卒鎮人心離異不可復一公曰吾愛一死哉  
死而兵民完何害敵以不卽下蘊怨積憤于我者爲日  
已久吾死而捐兵民以甘其心吾寧忍哉遂乘夜載鴟  
夷濟河款我大將孛罕營降解所佩誓曰所有二于公  
者有如此劍將孛義之相與飲酒盡歡以便宜升臨爲  
州拔公爲帥遣將州兵略地鄜延安悉下之移鎮延安臨  
民德之寧輕去其鄉不忍去公多携家來從朝廷定賞  
納土功授延安路兵馬總管時旣偃甲兵民方去危卽  
安公敦勸耕稼裁抑游惰使各食其力鄰境聞之逾河

而西雖有良田美業不恤願託處深谷者不可勝計公  
符其守令居借之廬畊助之牛儒生之賢而文實聳人  
瞻聲動人聽者如侯邱嚴明焦舉華張王明畢美邵瑞  
張輔之流欲仕者則登之幕府以師羣吏不者則升之  
學宮以範多士由是悍俗消革而禮讓興行矣會大料  
民止籍主戶漏其僑家浮客者或咎以何獨損吾戶數  
公曰若欲肥版籍以銜庶耶一旦賦役下僑浮生心必  
計曰等賦役也與避人境而不免何如歸吾鄉之安焉  
客去而主孤實亡而名存祇益累也人服其能圖遠其

後河東山西果徙其民公謀使者曰若所以必徙者豈以代吾賦役而汝無得哉吾所籍止主戶未嘗妄以僞浮爲土著版冊具在可稽也何如勿徙使各奠其居卽是民推擇置吏歲集其賦入是以吾土育爾民奚必徙其以是歸語汝帥使者亦度民業已安此雖徙之且道亡不達許之而還尋有詔令民隨在占籍公猶仁其浮僞爲輕其調庸同列害其能且位加吾上多行金帛貴倖以訟公徵使就辯公贊貴幸幣殊涼薄庭臣以訟者之言方騰能不以賄免顧歎重其忠儉歸益自刻勵四

方行李至者相踵廩肉不足爲射獵鹿豕以繼贖勞之  
須皆出其家不足則從富人稱貸郡民之豪傑謀曰吾  
屬依公以生坐視寡乏莫之省恤人曰我何捐金餉之  
亦謝不取及大封宗室割所治爲公主湯沐邑有說公  
厚斂入謁可結主知且無令同列得先之也公曰吾豈  
剝下市寵者耶不行先朝時今上以太弟之重征南詔  
駐兵六盤山公見行府建言始延安之籍民爲兵皆懸  
賞募之人率授銀三十兩始行及遠戍久役津餽不如  
于前老稚日困于家則怯者挺身而孤亡勇者連伍而



俱歸軍吏以法誅之莫之能止也非大選閱郡民厚業  
饒丁者更代以休其力盈其氣則兵帳不完上然其策  
讓隣道臣之在行府者曰若曹之來其所請求不過官  
資之崇庠符節之輕重便已私耳亦嘗有一白軍民利  
病如袁湘者乎聞者愧讪自是雖不自行遣官屬有所  
奏請上必曰若從袁湘所來耶言輒報可歲癸丑冬將  
適京兆未至病歸人來唁疾公安之言笑如平時夫人  
問焉一旦公疾小加于今日如吾母子寡幼何惟治命  
是聞公曰吾平生所爲無有不可語人者天將後余是

外非若知也以十二月九日卒于正寢年五十有九以  
某年月日歸葬臨州某鄉某里先人之兆次凡再娶元  
配馬氏繼配梁氏子男三人馬出一人未名前公卒梁  
出二人克忠昭勇大將軍隴右河西道提刑按察使克  
良提舉太原採木司女二人馬出伯適定西州尹富察  
仲德仲適中部縣尹張欽用男孫四人長仕圭餘未名  
女孫八人在室十八年燧以陝西憲副錄囚延安昭勇  
君自隴右得告家居一際言色固以心推爲鉅人長者  
若不見毛髮比出紈袴習者古之人有云觀其子可以

知其父矣明年克良持君書與公事狀謁銘墓碑因得  
究公爲人益自信昔者觀人之不失也蓋嘗論之人生  
紛綸尚武之時懦者固不能以自立惟強之依而強者  
或徑行而無謀亦旋取敗亡善謀矣其力不足以先衆  
則人亦莫之信而爲之使嗚呼公以此時克樹功業裂  
地而侯以傳諸子亦戛戛乎其艱哉是可以載行事于  
石而見白于後世也銘曰  
人誠出之入未嘗前也  
繫衰之先世繼顯賢由金百年力本乎田起培而行篤  
公之自逢時未靖實艱初試人求其生雌從雄鳴有距

跳跟有翼奮翔臨泉葭蘆襟帶河山公居其間撻其悖  
頑智資我謀勇怛吾力我麾我招莫不順適國步未改  
効死我臣天命維新吾生斯人府葭延長綏丹鄜坊我  
旗樹降千里其疆朝爲逋亡夕則樂康人無我敵束爾  
矛戟敏而耕桑督而蠶織而方瘡疖孰爾腩刻孰顛孰  
呻煦手摩撫隣曰時哉爰適樂土寵光不希鈞言不危  
說進可行丹屐肯頤不年永辭延民之思今三十年如  
在樞時黃髮齟子枚誦其美事上之忠繩下之嚴生民  
之仁與人之謙顯親之孝奉已之廉人一二有公乎其

兼延民之思日遠則忘我詩之碑百世昭章

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  
贈恭勤竭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封雍國公諡忠

貞賀公神道碑

大德九年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  
管開平府尹兼虎賁親軍都指揮使賀公以年七十有  
二丐老制進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  
書省事賜白金爲兩五百楮緡二萬五千錦衣玉帶旣  
遂養安其鄉又以其子參知政事勝襲上都留守虎賁

十一年成宗格天儲皇削平內難夏五月念舊臣將有  
恣度俾中書遣使馳傳召之承命卽行而道疾皇帝嗣  
位下詔萬方其播告使遭諸樊橋以勝參知政事上都  
留守進拜平章政事爲慶公撫膺感極而薨七月九日  
也年七十四訃聞三宮迭爲惋悼遣勝馳十乘傳奔赴  
隨贈恭勤竭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封雍國公諡忠貞  
至大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行在南坡以公墓碑未銘敕  
翰林學士承旨臣燧撰述之仍俾勝馳十五乘傳入秦  
身視鑄立嗚呼其榮生哀死始終于公爲何如公諱仁

傑字寬甫其先河東隰州人居京兆則由祖選徙考惠  
賁特降金符京兆總管諸軍敖拉贈輸忠立義功臣銀  
青榮祿大夫司徒雍國公謚貞獻初歲壬子憲宗國母  
弟世祖于秦受詔征雲南禡牙略畔之山明年將戒塗  
貞獻作室得夙藏以白金爲兩二千五百來上曰陛下  
封國所出臣何敢私願佐軍興又曰臣子生二十年矣  
力能荷襁請置顏行主將憤其不已白而專爲也幽貞  
獻長安帝聞之怒縛主將至將中危法以開國世胄而  
釋公由是入備宿衛經吐蕃舅沱涉大瀘水入不毛瘴

喘沮澤之鄉深林盲壑絕崖狹蹊馬相縻以顛死萬里  
而至大理歸由來塗前行者雪深三尺後至及丈峻阪  
踏冰爲梯衛士多徒行有遠踰千里外者比飲至略畔  
最諸軍亡失馬幾四十萬匹後從濟江歸正宸極眷寵  
日加征伐蒐田無不從負御服物多至一二十事風雨  
霜雪暴衣露處飢渴戰瘡未嘗告勞他人滿直三日而  
更擢公與董文忠爲長上侍疾或一月不至家燕間喜  
訪聞外事至元十有一年梅應春舉瀘州降制卽以爲  
其州安撫使明年大兵圍重慶又明年制使張瑄遣王



立潛師襲瀘取之醢應春殺戍將千戶熊耳而有其妻  
宗甚嬖之宗王相四川行院李忠宣之外妹立後移守  
合州行東川院者則憲宗帶玉器械哈丹庫哩濟蘇二  
人先朝陟方乎此拔將甘心故合益負險不下宗說立  
遣張邵輩蠟書間行至成都請忠宣受降忠宣從五百  
人至立則開壁納之忠宣以王相罷置其吏而去東院  
械立奏殺之時安西王受詔征漢比未知合旣下也自  
軍中下教長安遣燧乘傳招之下則許貸立死以爲安  
撫使而誅立敕使先至其日將醢之而教亦至東院以

敕教違行死生異也破械出立而幽之別室相府東院  
各使再請宥密以帝有成命不以教聞會西院遣都事  
呂端善他事至京語公其然公卽入聞帝詰宥密臣曰  
卿輩以殺人爲嬉耶使立生至則已死則汝其從之驛  
致立爲合之安撫使虎符先師許左相多公力能回天  
還而立見謝曰教活臣于始賀某活臣于終惟死以報  
明年帝怒王府一相大治宮室凋弊秦民召至而不敢  
見公爲譽釋于中俾仍相秦以歸其年內出白金陳御  
榻前如所上數前公謂曰此卿父略畔佐軍興者卿母

在此其以是供具爲養辭之不可歸請其母曰君賜也  
宜仁吾宗悉散之又明年授正議大夫上都留守兼本  
路都總管開平府尹又明年授資德大夫兼虎賁親軍  
都指揮使加佩三珠虎符十九年帝曰昔從太祖飲水  
黑河者至今澤及其子若孫其從征大理者亦朕之黑  
河也安可不錄其勞悉大賚之于公加恩數焉年旣及  
艾侍帷幄日久事益明習人以密近天光丞相而下猶  
必咨託俾詞動靜而始入告如是而不怙威不矜寵不  
黷于貨克兢畏清恪自持故有言必信晨夕彌縫滋多

事祕外不聞其顯知者如擇童女實掖庭命既下矣公  
曰宮妾不足于使令宜妙擇高門德望之家端嚴明淑  
者當之豈可槩行以駭天下聽聞使深山窮谷擁瘴癘  
惡之子不待其年而急相偶非昭代盛德舉也又古貢  
方物皆其土宜今者和市非產其土一切征之增直倍  
徙無所于取吏責後期從而罪之實病民甚又永盈司  
倉任文通稅民不入粟而私給券取直其外懼事覺顧  
先陳他吏之爲辨服其誣當誅公言罪許自陳得原者  
令也被難誣人事同自陳若重加罪則塞悔過之塗有

言事者亦將創矣又煮海爲鹽由人力以出者也山後諸州漕司必遠餽與民而徵其利今瀕上都池泊皆鹽實天惠養斯人者無有課入禁不得食有盜食者罪當沒產終不能止而冒犯滋衆是爲竦畿內也帝皆然之止童女勿擇物非其土所出勿和市免文通死重杖以懲鹽弛其禁民爭德公爲廟李老峪設像以祀二十有五年進階榮祿大夫中書右丞以子勝爲中書參知政事及僧格爲尚書省以威制天下大爲鉤考奏公爲留司上都錢粟損失頗多時其長則國人烏納呼及庭辨

公曰臣漢人也是雖非臣盜取不能戢吏爲姦罪則在  
臣爲之長者則曰臣司留印事未有不白臣能出者惟  
當罪臣四十日中彼至七十餘奏而兩公爭自罪終不  
易辭帝曰受爵而推人者有矣罪至而爭引歸己者惟  
汝二人其罷勿竟則公見信于友而結知君者非有素  
可襲取耶然計始入臣以及丐老實五十四年掌留鑰  
者居半倉廩府庫一俟啓閉衛士衣食亦仰均賦乘輿  
歲至比其南也少乃數月頓舍宴享諸王百司送往勞  
來細而米鹽燈燭大內之中奔走徵呼一日數至其所

受委不怠不忘克當聖心未嘗取其逆怒以故資身百  
備皆出賜予最其多者楮緡五萬玉帶珠衣宴服貂裘  
華飾可等國人貴臣他珍玩不計人則置之曰不過受  
也斯其君臣之際交孚然也其家庭則數歲必一歸省  
于秦既至不可以久一再月則必牽衣流涕而別前夫  
人劉卒宮中欲女以國人公以漢人不可偶是鉅族娶  
從聖武西征留使鄭公師真之孫數年而喪明三十年  
終不以疾而失歡其初無媵侍在旁遇寡嫂嚴而有禮  
與諸弟雖篤其友必飭其過妹婿不謹宵直至撻之與

人交坦白以誠藉位勢以暴人者不下也以其年九月  
二十有一日葬鄆縣太平鄉貞獻公姚夫人鄭兆次前  
夫人劉祔公二男四女勝踐公平章又請推恩上及祖  
考再世國雍其爲孝也大孰加茲與適上都兵馬使瓜  
爾佳哈布爾者劉出也最後公薨再月而卒與適河東  
山西道提刑按察使韓世英子慶今參知政事董士珍  
子守正虎賁親軍總管楊祺者爲鄭出男孫三慶寧興  
與女孫二皆幼是正系也其宗從則伯父貞不仕季父  
斌同知京兆敖拉總管府事四弟義立合同之朝邑禮



貴不仕智明管州判官信仲四川南道宣慰副使妹適  
王權省子貴子男十八人女半之男孫九銘曰

大帝淵龍華臣之逢孰近而初孰久而終爲世所知同  
公流輩百十維人官出皆外凋喪相繼惟董文忠朝夕  
帷幄與公友從珥侍中貂廿有六載董先朝露乃眷公  
在生人于死引慝其躬民瘼之求悉其勞庸位亞人臣  
晚極其報又爵其子公武之蹈迨歸老秦制曰祿之俾  
其省臣事諷政咨曾不再稔方銜國恤震邸見招竭蹙  
力疾天不憇遺道薨樊橋五十六年始終兩朝今聖曰

嘻奉常汝謚主爵玉署汝封行制凡厥哀死無後邦經  
乃陟保衡忠貞易名乃與乃考千雍再國若稽夏書九  
州有一餘受封家孰京與夷皇上猶以墳道未碑乃敕  
禁林臣燧次述公于佳城奚感不足胥是有扈左豐右  
甘名與不磨終南在南

百夫長贈中大夫上輕車都尉曹南郡侯坤都岱  
公神道碑

至大三年下詔萬方推恩中外一日官之先昉于五品  
由庠崇等而上之列爲五爵五品四品由男而子其封

皆縣三品二品伯侯以郡一品則國公其世數男子惟考妣一世伯侯及祖妣再世國公及曾考妣三世而極用是中大夫尚書吏部侍郎桑烏遜職登從囊旣通以顯贈其考坤都岱中大夫上輕車都尉曹南郡侯祖庫春中大夫上騎都尉曹南伯祖妣額森特尼太君妣周太夫人妻馬夫人皆同郡曹南吏侍將侈天寵于碑請燧銘之故撫太常博士王天祐之狀以敘在太宗世欽察猶未附定宗憲宗時猶王也詔與大將河南王蘇布特討平之其部屬始至中土上騎則其酋諸孫隸河南

王獻下長百夫以卒公嗣爲之從平河中下鳳翔殄敵  
軍鈞之三鋒山破汴蔡滅金後詔王戍河北公始家曹  
之定陶又從諸侯王扣肯巴哈及大將察韓伐宋寒出  
暑歸歲以爲常殘漢上之襄陽郢復德安援淮右諸州  
轉鬪千里登陴陷陣斬刈不可敵計幕府犒功居諸將  
先金實于積衣溢于笥馬連于櫪歸則課僮奴耕稼畜  
牧隨致豐潤性倜儻喜施時節擊鮮與閭里故舊爲樂  
其後戊光歲戊午宋兵犯郢率死士出禦斬獲過當中  
流矢輿疾至家卒年五十一葬新興東原夫人則周亞

尹女也皆柔淑靖恭婦德母儀稱于嫺族子二人長烏克岱尹出嗣長百夫從攻襄陽斬項老白都統濟江下鄂定淮浙由忠顯校尉蒙古軍總把錫金符監真定河南曹州大名翼千戶解職子某次則吏侍從淮安王巴延河南王阿珠濟江元帥府知事升經歷以給西京河東蒙古軍衣糧鈞賜鞍勒弓矢鈔二千五百千入爲衛士出監武邑真定兩縣真定升州同知州事進官奉議宣政院斷事官進朝列院經歷驛徵西番負金爲五千鈔八萬五千丁妣夫人周憂依墓爲廬摧毀自致鄉里

孝之尋起參議院事升西番宣慰使虎符入爲郎銓曹  
從平寧王亂大會供億不乏賜爵二級鈔二千五百千  
男孫七忠顯校尉某嗣長千夫買兒河西福興丑妮子  
巴哈錫都皆幼女孫八人五歸名門嘗反覆究觀自上  
騎至吏侍纔三世矣而歷事太定憲三宗世祖成廟前  
聖今聖七朝雖不可方開國諸臣亦善承其家者而吏  
侍尤敬慎寡過有才臣稱銘曰

蓋嘗論刑其極斧鉞誅止有罪猶爲小罰大刑維何無  
慘甲兵幅員判裂爭地以城淵淵伐鼓陣于原野入死

出生決食頃者嗟哉維公束髮卽戎進退金革奮不有  
躬于河于漢于淮之亂金滅戡宋勇必軍冠無眼維矢  
信不識人不殫懦夫而賊果臣其在兵志士而死轡庶  
于事君身曰能致雖死已久而名則延甲子垂周卹章  
自天亦本孝子吏侍之籍其丁內艱卽墓而舍敕起院  
參使番西南佩之山節虎視眈眈入爲郎官銓曹是職  
日月爲斷當其陟黜矧又兄子方長千夫將久其傳黃  
金世符門閥之崇有耀閭里碑以表阡百世伊始

南京兵馬使贈正議大夫上輕車都尉陳留郡侯

布色君神道碑

布色氏始由普爾普以佐命功位司空生司徒巴爾圖  
司徒生太尉和賚連姻帝室生世宗母宣獻皇后與金  
紫光祿大夫統軍巴勒統軍生世宗元妃與鎮國上將  
軍布展鎮國生昭勇大將軍守道昭勇生君諱長德年  
二十一頡軀偉觀精巧騎射以扈宣宗播南京功官安  
遠大將軍遙領濱州同知壬辰義宗播歸德不及從其  
明年會西面防城提控崔立舉城降盜發陳州南頓項  
城沈丘假公金符將二千五百人往平之而劇盜張進



犯京陳橋門又殄之收盜積菽麥以拯飢民後從諸侯  
王伊克南征殘漢之襄樊棗陽郢復德安淮南黃蘄及  
安慶而還時未改汴梁拔南京兵馬使改令中牟原武  
太康三縣入爲南京警巡使再爲兵馬使至元九年養  
安其家以十五年四月三日卒年八十五夫人張氏前  
卒二十年合葬祥符縣之某鄉後三十五年當皇慶之  
元子荆湖北道宣慰使翰文走書燧曰吾先人仕太宗  
朝未大清顯庭臣哀其驅馳與翦荆棘爰舍以招徠干  
戈餘民安集三縣警斥寇攘于河之南勞勩三十有六

年與翰文自學仕畧其卑官惟疏九制王府郎中令倅  
開成路歷知松江漢陽二府入爲中書省左司郎中是  
職也凡陶冶四海之官與夫經國之賦議禮制者皆出  
乎手非其人有時譽者不授翰文得之其材可知出同  
知淮東宣慰使轉平陽總管與今宣慰荆湖父子相繼  
七朝請如故事褒其元墟制可贈其考長德官正議大  
夫勲上輕車都尉爵陳留郡侯妣張陳留郡夫人祖考  
守道太中大夫輕車都尉陳留郡伯祖妣完顏陳留郡  
太君翰文故妻暢陳留郡夫人臣焉叨此昭融極矣今

也有孫兩人伯珪季璋私廟時饗能執豆籩足免無後  
不孝之憾求可筆是事國定家之槩者匪公其誰故卽  
沐士張孝友之狀以書且告所未知者曰金有天下諸  
部各以居地爲姓章廟病其書以華言爲文不同敕有  
司定著而一之凡百姓金源郡三十有六廣平郡三十  
皆白書隴西郡二十有八彭城郡十有六皆黑書其等  
而別者甚嚴布色氏于金源次居五其素爲華望之家  
不言可喻銘曰

倚嗟之家其在盛時奕世三公男女結褵不于庶姓于

帝之室大定哲君猶所自出金歷旣祝一氣之機無成  
不渝無顯不微存者遺胄伯千什一今由子貴推恩爵  
秩祖伯考侯輕車其勲郡于陳留覃及妣嬪勒詩豐碑  
光華孔煜名與河流瀾瀾無竭

夫華洋歷法迥異所出諸  
無所附註於曆章其體  
不新無誠不盡亦恐  
帝幸去表拜聖謙衣自由全  
臣錢開仕恭校